



上海求志書院課藝



俞蔭甫先生評閱史學

沈子佩先生評閱經學

高仲瀛先生評閱掌故之學

劉省庵先生評閱算學

張經甫先生評閱輿地之學

俞蔭甫先生評閱詞章之學

內子冬季課藝目錄一覽

經學 共十二篇 本齋論

史今文孝經十八章為定本說

孝經以經名書說

又否

光於四海光字解 斷章合用 堂太學 艾承禧

又中 洽 隱 天 際 壯 健 術 于爾大

又 錢其襄

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說 于爾大

求志書院冬課 目錄

又 錢其襄

又 梁雲

董仲舒解天經地義說 華世芳

蔡邕引魏文侯傳謂孝經合明堂太學為一其說然

又否 朱逢甲

形疏增損元疏考 甘克寬

史學 共八篇 艾承禧

漢制仕宦不避本籍論 朱逢甲

漢書河內郡缺一屬縣考 朱逢甲

又

書史通疑經感古篇後

姚文棟

山濤論

姚文棟

書景教流行中國碑後

錢潤道

唐凌煙閣功臣有無郭子儀考

錢潤道

周赧王未嘗入秦獻地辨

梁雲

掌故 共六篇

評壽衡

瓊州形勢論

沈祥鳳

擬與英人論洋藥加稅書

沈祥鳳

求志書院久課

目錄

二

論票鹽綱鹽利弊

朱逢甲

請開中西條例館議

朱逢甲

弭會匪策

郁晉培

又

艾承禧

算學 共六篇

問開正負諸乘方孰為捷法

沈善蒸

驗乘除誤否舊傳九減試法其能試之理安在若不

用九減任用他數減試視九減法孰為難易

沈善蒸

又 崔有洲

海鏡之通句即平三和通股即高二和通弦即皇極

三和大差即明三和小差即重三和黃方即太虛

三和試為溯其原委 沈善蒸

又 鄭興森

弦和較羈為一率句股相乘倍之為二率弦羈內減

又句股較羈為三率求得四率開平方得弦和和以

其比例之理釋之 鄭興森

輿地 共七篇

求志書院冬課 目錄

三

名山大澤不以封論 趙賢書

吳伐鄭論 趙賢書

又 趙引修

秦征晉河東論 趙賢書

又 康宜鑑

場池井各鹽引地考 朱逢甲

規復淮鹽引地議 陳炳

詞章 共十二篇

龜臚墨賦 以東坡蓄墨其文如此為韻 王保衡

又

又

題古六逸圖序

杜子美集

杜樊川集

李義山集

陳曾彪

王右丞集

元次山集

温飛卿集

王保衡

孟東野集

韓昌黎集

尹熙棟

李長吉集

韓致光集

顧麟

李義山集

楊象濟

詠南天燭

顧麟

求志書院冬課

目錄

四

又 水著

詞一首 限玲瓏玉調

陳曾彪

又

金庭蕩

丙子冬課姓名錄

經學

超等第一名艾承禧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學附生

第二名于爾大江蘇松江府南匯縣學貢生

第三名錢其襄浙江甯波府慈谿縣學附生

第四名華世芳江蘇常州府金匱縣學附生

第五名姚文柵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學附生

特等第一名朱逢甲江蘇松江府華亭縣學貢生

第二名梁雲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學附生

求志書院冬課

姓名錄

第三名甘克寬湖北武昌府江夏縣監生

第四名唐鴻藻江蘇松江府婁縣舉人

第五名鄭照堂廣東廣州府南海縣學附生

壹等第一名姚文棟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學附生

第二名郁晉培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學附生

第三名倪澧江蘇松江府婁縣學附生

第四名王保夔江蘇松江府南匯縣學附生

第五名汪晉德安徽徽州府學廩生

第六名王釗江蘇太倉州學附生

史學

超等第一名朱逢甲

第二名姚文棟

第三名錢潤道江蘇松江府金山縣學附生

第四名梁鳳雲

特等第一名許壽衡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學附生

第二名趙引修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學附生

第三名艾承禧

第四名王維孝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學附生

求志書院冬課

姓名錄

第五名王嘉楨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學貢生

壹等第一名郁晉培

第二名秦誠江蘇松江府奉賢縣學貢生

第三名周繼達江蘇松江府婁縣學廩生

第四名尹熙棟江蘇松江府婁縣學附生

第五名周桂江蘇松江府婁縣學增生

掌故之學

超等第一名沈祥鳳江蘇松江府婁縣學廩生

第二名朱逢甲

第三名艾承禧

第四名郁晉培

第五名王保衡江蘇松江府南匯縣學廩生

第六名陳雲鵬江蘇松江府學增生

特等第一名邵如林江蘇太倉州寶山縣學附生

第二名姚有彬江蘇松江府南匯縣舉人

第三名蔡福鈞江蘇松江府學附生

第四名汪晉德

第五名錢潤道

求志書院冬課

姓名錄

三

壹等第一名鄭炳廣東廣州府南海縣學附生

第二名王維孝

第三名陳善道江蘇松江府上海縣童生

第四名張有恒江蘇松江府學附生

算學

超等第一名沈善蒸浙江嘉興府桐鄉縣監生

第二名鄭興森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學附生

特等第一名崔有洲安徽甯國府太平縣監生

第二名宋慶雲江蘇松江府華亭縣學貢生

第三名方德華江蘇松江府青浦縣學附生

第四名宋光洛江蘇松江府學廩生

壹等第二名汪晉德

輿地之學

超等第一名趙賢書江蘇松江府青浦縣學附生

第二名趙引修

第三名朱逢甲

第四名康宜鑑江蘇松江府南匯縣學附生

第五名陳炳江蘇松江府華亭縣學附生

求志書院冬課

四

第六名王保衡

特等第一名劉其偉江蘇太倉州寶山縣學廩生

第二名錢潤道

第三名周桂

第四名倪承瓚江蘇松江府南匯縣學附生

壹等第一名黃致堯江蘇太倉州寶山縣學附生

詞章之學

超等第一名陳曾彪江蘇太倉州寶山縣學附生

第二名王保衡

第三名尹熙棟

特等第一名顧麟江蘇松江府南匯縣舉人

第二名鄭炳

第三名鄭興森

第四名錢潤道

壹等第一名邵如林

第二名金庭萼江蘇太倉州鎮洋縣學附生

第三名李慶恆江蘇太倉州鎮洋縣學附生

第四名朱逢甲

求志書院冬課

姓名錄

五

第五名張汝賢江蘇松江府華亭縣學附生

第六名胡道麟湖南長沙府醴陵縣童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今文孝經十八章爲定本說

艾承禧

孝經一書其出在漢初者祇有今文孝經。自古文孝經出孔壁中而其文小異。章數亦殊。至劉向校書刪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則孝經之宜從今文固也。請得而申其說。按孝經爲孔氏遺書。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孝經一書實與春秋並重。當秦代焚書其藏於民間者自非一二可盡。況焚書距漢興祇七年之近。古文科斗之書在秦焚絕已久。以河間顏芝所藏證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罔有異者。如是而又何疑於今文。且卽古

求志書院誤藝

經學

一

文可信。而出自孔壁之說。司馬溫公於孝經指解序中早已辨之。又況孔壁尙書先儒或疑其僞。不得以尙書同出之孝經偏信其真。今試卽章法求之。其割裂無理。每不若今文之通順。如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而增入閨門一章。尤失聖人立言本意。正義以爲劉炫所分。司馬貞以爲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不特閨門章爲僞撰。卽二十二章之篇段亦爲妄分。審是而古文均出附會。其不足憑信也。又明甚。夫有漢校經之精。首推劉向注經之確。無若康成。孝經注或疑非康成所爲。然小同亦衍康成。

之傳。劉鄭既均以今文十八章爲正。其爲定本固無可疑者。唐開元中。諸儒多排毀古文明皇親注孝經。剛闈門一章。而古文遂廢。可知自漢迄唐。無不以今文爲定本者。

斷制分明。是漢庭老吏手。古文不如今文。經術家絕大消息。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而古文遂廢。可知自漢迄唐。無不以今文爲定本者。唐開元中。諸儒多排毀古文明皇親注孝經。剛闈門一章。而古文遂廢。可知自漢迄唐。無不以今文爲定本者。求志書院課藝。經學。中華書局。

孝經以經名書說

艾承禧

古未有以經名書者。詩書禮樂自孔子刪定後始有經名。在中古之世其用以教士者祇稱四術而未嘗有經之名。若其有是書而卽繫以經且非經無以見全書之義則莫若孝經一書。按禮記有經解篇。鄭目錄云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鄭又作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孝經彙羣經之全而以經屬之也。其所以名爲經者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三

孝經古人作書名篇往往有取諸本文者如書有洪範記有中庸均是見全書大義孝經亦然範也庸也經也又皆同訓也大戴記曾子大孝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大經卽天之經矣正義云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此解字義亦是典之言法也證之司馬遷傳及儒先之說無不訓經爲常法者正義又引皇侃云此經任重道遠金石可消而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道使可常而法之其說殆無以易矣惟所援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稍失

其例耳。易本分上下篇。其題曰經始於孟喜。道德五千言亦名爲經者。乃道家崇而稱之。未可與孝經同日語也。頗有所見。

文志書院課藝

經學

四



誠心觀其

其例耳。易本分上下篇。其題曰經始於孟喜。道德五千言亦名爲經者。乃道家崇而稱之。未可與孝經同日語也。頗有所見。

孝經以經名書說

姚文枬

古未有以經名書者。典墳邛索無論矣。卽詩書禮樂古亦祇稱四術。未有經名。其稱爲經者。蓋自孔子刪定而後始有六經之名。初非有是書而卽名爲經也。乃獨於孝經一書書成而卽名以經。何哉。試詳其說。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不言經而書可識也。惟孝經則繫經於孝而義始完備。則名書之故必有說以處此。疏云。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訓經爲常。與諸經之名。經者其義無以異。皇侃云。經者常也。金石可消而孝爲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五

又法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此可以見名經之義。而未若漢書藝文志之尤爲確當。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天地皆可言經。夫子明云。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是人之盡孝乃所以則天地之經也。唐御注說天經云。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說天地之經云。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然則訓經爲常。雖諸經所同。而合常明常利。配之以常行。夫子言此以綴五孝之後。明乎孝之名。經實有配三才而立極者。古人名書均

取書中要義不必取諸篇首也。如中庸名書乃取次章之
文。孝經之取諸七章亦其例也。漢志之說殆無以易
簡當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六



簡當

文華雖多。取諸少章。其間出類拔萃。以得
取書中要義。不必取諸篇首也。或申論各書。以取
取書中要義。不必取諸篇首也。或申論各書。以取

光於四海光字解

艾承禧

孝經光於四海承上通於神明。其句法與書光被四表格
千上下略相等。戴氏震謂光被四表與下句爲對舉。文光
被當作橫被。蓋古文尙書作光。今文尙書作橫。據此以例
孝經。則光於四海之亦當作橫明甚。且凡言孝之能及四
海者。例推可知矣。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衡之而衡於四
海。小戴記祭義作溥之而橫於四海。衡卽橫字。則古本作
橫無疑。橫黃同聲。黃從芡。古光字。爾疋。枕充也。禮樂記號
以立橫。及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皆訓橫爲充。是橫枕
字通也。書光被四表。僞孔傳訓光爲充。如以光耀爲充於
義。反窒是字。雖從光傳已解。從橫字矣。或光爲枕字。脫文
枕爲橫字之轉。故解孝經從橫爲正。

諸卷亦有知光卽橫者。此作最簡括。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七

光於四海水字解

于爾大

孝經應感章光於四海水字之義。古有與桃橫二字通用者。亦有與桃橫二字異用者。書堯典光被四表。孔傳訓充。後儒又言光當作橫。引漢書王莽傳。唐堯橫被四表。爲證。橫从黃。黃从茨。卽古光字。故古文尙書光字卽今文尙書橫字也。禮記孔子曰。橫於天下。橫亦訓充。曾子曰。夫孝溥之而橫乎四海。卽孝經光於四海之意。故知光與橫通用也。桃字不見五經。惟爾雅訓充。釋文曰。桃孫作光。古黃反。則音義俱同。光字樂記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注橫充也。誤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充也。蓋讀如桃。而有充滿之義。則橫與桃訓解亦同。以此見光桃橫三字古皆通用。其光字之義之異於桃與橫者。如易大畜彖傳曰。輝光日新光。乃德輝之所著。書泰誓于湯有光。言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詩南山有臺。邦家之光。言邦家因君子而增華。是皆光明之義也。禮樂記曰。奮至德之光。亦謂光明之德。震動天地。雖義包充滿。要不得以充爲訓也。上數光字。非特異於桃橫之解。卽例以光於四海之光。亦微不同。解經者固未可執一以求爾。若詩噫嘻正義引書鄭注云。

光於四海光字解

錢其襄

光於四海之光。義當作橫。今文因枕而轉為光。爾雅釋言。枕充也。郭注盛也。說文云。枕充也。通作光。爾雅釋文。枕孫作光是也。淮南子脩務篇云。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亦以光為充也。光之為言廣也。廣光聲同。廣充義近。故詩敬之傳。光廣也。水經濟水注云。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橫廣俱從黃聲。黃從光聲。古讀橫廣竝如光。故樂記云。號以立橫。孔子閒居云。以橫於天下。鄭注並云。橫充也。漢之橫門亦稱光門。一切經音義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十

十四云。枕古文牘。橫二形同音。光是其證也。書偽孔傳。光充。孔冲遠正義。光充釋言。文戴震云。橫轉為枕。枕脫為光。又云。光被四表。古文必有作橫被四表者。其說詳矣。案孝經言孝悌之至也。大戴記曾子大孝云。夫孝。衡之而衡於四海。小戴記祭義作溥之而橫於四海。庶人章正義。橫乎四海。北史孝行論。塞天地。橫四海。則當作橫明矣。光字

旁見側出。腹笥便。光字

光字

光字

錢其襄

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說

于爾大

孝經陳天子至庶人五等之孝。其用各別。其原不殊。疏備引。援神契。以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以古音論之。此五字者。皆孝字雙聲疊韻之字。古書訓詁。往往如此。而其義有可推言者。天子孝曰就。就成也。言天子既極愛敬。則德澤遠被。凡五等之孝。皆賴之而成。非若諸侯以下。其分各有所限。而教不能遍及天下也。詩訪落篇。將予就之。卽率時昭考之道。敬之篇。日就月將。卽上企緝熙之學。孝之言。就其義固屬之天子爲合。夫天子在上。其法度莫敢不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七

遵。而惟諸侯最近天子之光節。以制度。故可議德行。謹爾侯度。故可質民人。孝爲德之本。諸侯之所以和民人也。苟不奉王度。以承先業。則其德不足服人。卽社稷亦難永保。故經言。謹度卽以度爲訓。若卿大夫章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法度之謹守。當亦與諸侯同。而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者。蓋言行寡。尤遠近咸服。庶幾無惡無斁。以永終譽矣。詩思齊古之人。無斁。鄭箋引口無擇言三句。以明之。擇與斁通。惟無斁。斯能致譽也。譽又爲善聲。卿言章善。大夫曰大。扶進人夫。至怨惡俱泯。則善聲章於天下。而化人不善。

以導人爲善其扶持引進之功不少矣至於孝道之行人以類推而義當兼盡惟士能研究於先而知資親事君之道詩棠棣是究是圖皇矣爰究爰度究皆訓謀有明審之義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辯亦有究義夫究孝道之全不越愛敬而其事則在能養庶人行孝曰畜畜卽訓養禮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此言順於德教非專以畜養爲義也孔子言以畜萬邦畜亦訓孝然使萬邦之人競行孝道惟天子孝治爲然又非庶人之所能及也然則孝之訓畜何以屬之庶人哉蓋散文通言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三

之五孝皆可訓爲畜對文析言之則庶人務農力穡食節事時以盡服勞奉養之道所謂小孝用力於畜義尤切近焉孝畜古同音孟子畜君訓好君畜與好亦疊韻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墨子經篇曰孝利親也釋名曰孝好也善與利與好皆同物也古人訓詁之理此爲最著

詳贍可觀

夫究孝道之全不越愛敬而其事則在能養庶人行孝曰畜畜卽訓養禮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此言順於德教非專以畜養爲義也孔子言以畜萬邦畜亦訓孝然使萬邦之人競行孝道惟天子孝治爲然又非庶人之所能及也然則孝之訓畜何以屬之庶人哉蓋散文通言

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說

錢其襄

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按孝字。唐韻在三十六效。就字在四十九宥。考諸古音。則孝音許救反。亦當在宥部。周頌閔予小子。孝與造。疾考韻。楚辭九章。就與好韻。是其證也。又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按度字在十一暮。與九御同用。西都賦。署與孝韻。署在御部。東都賦。詔與度韻。詔在三十五笑。猶孝字。今在三十六效。笑效亦同用也。御部暮部笑部效部。蓋皆有部之轉矣。又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按譽字在九御。與度字相似。又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按究字與就皆在四十九宥。孝就究三字。諧聲最著。又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禮記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按畜字亦在四十九宥。卽孝字許救反之音。蓋子畜君。訓爲好君。諧聲也。祭統。孝訓爲畜。同音也。好字今

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說

古人論孝無過事親立身兩端。事親必始於養。立身之推極處。則至孝治天下而止。如援神契言天子之孝曰。諸侯曰度。卿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者。蓋謂天子充孝治之量。則事親立身方有成就。諸侯之以度爲孝。大夫之以譽爲孝。士之以究爲孝。亦就其立身事親言之。而庶人義取於畜。則其分但能養親故也。何言之。天子者。天之宗子。天下之人皆天所生。不敢惡一人。慢一人。方是愛敬盡處。先儒有言。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就字意義。須愛敬到盡處。人人學爲孝子。人人都無怨心。方謂之就。此已是事親立身極至處。非天子不能。故天子獨曰就也。諸侯之度。卽經文謹度度字。不驕不危。總是謹度之事。謹度所以守富貴。卽所以事親立身。故度爲諸侯之孝。卿大夫立朝敷奏。出使將命。言行可滿天下。苟不爲人怨惡。必得天下之譽。其能立身以事親可知。故譽爲卿大夫之孝。究者明究之謂。士人外有君長當事。必究明資。父事君之義。方能推事親者以事其君長。忠順不失。卽是立身之道。故究爲士之孝。至於庶人之孝。以畜養爲

義者不順天道。無以爲畜。不辨地利。無以爲畜。不謹身不節用。仍無以爲畜。能盡畜字之義。而庶人之所謂立身事親者。亦已盡矣。夫天子嘗以敗度爲戒。諸侯亦有永譽之心。卿大夫行孝。卽當度其當。然而士豈無畜養其親之理。論五義。似可通訓五孝。然諸侯不能成就於天下。卿大夫不敢僭擬於侯。度士不能邀譽於四方。庶人不能究極夫理。致此乃勢分所限。不能強卑以爲尊者也。然則五孝之義。固爲切當著明云。

五字皆孝字之雙聲疊韻也。此作却於訓詁外別自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三

用意能見其大

董仲舒春秋繁露。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又謂風雨者地之所爲。曰天風天雨。不曰地風地雨。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是以下事上如地事天。可謂大忠。而孝子取此。則知忠孝同出一源。曰天之經地之義。所謂無逃於天地之間者。是也。其義取於五行風雨者。蓋陰陽五行爲造物之大柄。謂經者常也。地聽命於天。順從之道。所謂義也。今就董子之義而廣之。乾爲天爲金。天一生水於北。日行青道。甲一

乙二。地二生火於南。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三生木於東。日行赤道。丙三丁四。地四生金於西。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天五生土於中。日行黃道。戊五己六。地六成水於北。一六合水。戊坎己離。相得合土。天七成火於南。二七合火。日行白道。庚七辛八。地八成木於東。三八合木。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天九成金於西。四九合金。日行黑道。壬九癸十。地十成土於中。五十合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天地生成互爲消息。地爲土。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無所命而不與火分功名。此所謂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也。山川出

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下土之被風雨者皆曰天。天實無爲而地爲之歸功於天。聽天之命而然。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知五行能化生萬物則忠順以事其上。奉承不違。事天之道盡矣。知地之勤勞名一歸於天。則臣道卽爲地道。不敢違天。忠之至。孝之極也。五聲五味五色不外乎五行。而聲之宮。味之甘。色之黃。皆屬於土。五行之最貴。故曰其義不可加矣。以五行爲天之經。歷萬變而不易其理。故孝經得以經名。惟其爲天之經。而地義足以爲配。故兼三才而兩之。而義由是生焉。天之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六

經地之義。五行之氣。忠臣之則。孝子之行。相爲表裏。不絕於人。寰故經云。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是地之義。亦天之經而已矣。因董子之言。而發揮其義如此。唐御注云。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亦董子之遺意爾。

闡發盡致不病其煩

蔡邕引魏文侯傳謂孝經合明堂太學爲一其說然
朱逢甲

孝經聖治章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此言明堂不言卽太學也。魏文侯嘗受經
于子夏。其所撰孝經傳。蔡邕明堂月令論引之。賈思勰齊
民要術亦引之。明堂月令論合明堂太學爲一。引魏文侯
傳以證之。其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
上帝者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
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
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
同事。其實一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子
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齋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
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
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
學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曰。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此蔡邕引魏文侯傳合明堂太學爲一之大略也。然孝經固未嘗合爲一。特文侯孝經之傳則合爲一耳。卽其說而論之。穎容春秋釋例亦合明堂太學爲一。謂明堂有八名。其言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此說與蔡邕略同。盧植禮記注亦謂明堂卽辟雍。卽太廟。卽靈臺。是亦以明堂

太學爲一也。其文皆引見詩靈臺疏。司徒馬宮謂明堂辟雍其實一也。引見文選東京賦注。王肅孝經解亦謂明堂太學同處。引見隋書牛宏傳。然則明堂太學果爲一乎。而未必然也。考大戴禮劉向五經通義。班固白虎通。固不以爲一。許慎鄭元亦不以爲一。袁準更作論辨之。牛宏復卽漢證之。孔穎達又據經非之矣。請臚舉其說。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二戶。七十二牖。在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劉向五經通義言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是別明堂太學爲二也。

班固白虎通言禮三老子明堂教諸侯孝禮五更于太學
教諸侯弟亦分爲二不合爲一也許慎五經異義引淳于
登之說謂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上圓下方
八窗四闔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古周禮孝經說
明堂文王之廟無明文以知之此叔重之說不以爲卽太
學也鄭元駁異義但謂登之說本于孝經援神契卽鄭注
孝經亦不以爲卽太學也至袁準撰正論則更專辨豈說
之非而暢論明堂非太學矣其略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
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不復
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
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
生交錯囚侖截耳瘡癩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自古
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
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人謂之右學左學周人謂之東膠
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
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
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
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

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案此言甚辨。據此則明堂太學判然爲二，似不得合爲一矣。牛宏謂鄭元、袁準皆分別爲二，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亦別爲二。引漢以證言有根據。孔穎達禮記疏引王制言大學在郊，引孝經緯言明堂在國之陽，謂明堂太學不得合而爲一。引經以辨言亦簡核。據此諸說，不可較然斷明堂太學爲二乎？國朝戴震之明堂考、孔廣森之明堂解、金榜之禮箋，皆不言明堂卽太學。汪中之明堂通釋則謂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是有與太學爲一之明堂，有與太學爲二之明堂也。縷析條分，洵通儒之論歟。阮元明堂論又謂上古明堂太學爲一成，周明堂太學爲二求，是折中愈推愈密，允可以息後人之喙矣。伯喈之說蔽于一偏，未足據也。

井井有條

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今集賢院寫頒中外。是當時疏已再修矣。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元疏爲藍本。觀其序云。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是邢之疏。卽就元疏增損明矣。但元疏既修於宋初。孰爲新文。孰爲舊說。不可辨別。今考御製序云。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是注所未備。而疏言之者。必元疏也。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加一故字。注不言而疏言之。此卽存於疏之一證。必係元氏說無疑。劉炫述義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子請業而對也。疏引之而云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是所引劉炫說爲元氏舊說。雖同云者。邢氏新增也。疏又解御製二字云。以此序唐元宗所撰。故云御製也。元宗唐第六帝也。云云。至廟號元宗。亦皆邢氏語。至於御注所用。孔鄭韋王劉魏諸說。疏皆表明。此依某注。某注非元氏親承上旨。多見古書。豈能不爲是言乎。故邢氏增損之處。雖已不可盡考。要必不至甚多。且此疏詳贍有體。尙存孔賈。

典、型、與、論、語、爾、雅、兩、疏、夔、乎、不、侔、故、知、元、氏、之、舊、實、十、存、
八、九、焉。

大致清楚

求志書院課藝

經學

論



大經書院

八次編

典、型、與、論、語、爾、雅、兩、疏、夔、乎、不、侔、故、知、元、氏、之、舊、實、十、存、

漢制仕宦不避本籍論

朱逢甲

古之仕也不避本籍。至漢猶然。如韓安國梁人而仕梁爲中大夫。朱買臣爲會稽太守。岑暉爲南陽功曹。范滂仕于汝南。鄧顯仕于廣漢。朱邑仕于舒縣。民爲立祠。爰延仕于外黃。政行仁化。皆本郡本邑。並續著循良。澤流鄉里。顧亭林日知錄引古文苑注。桐柏廟碑及諸漢碑。謂漢之掾屬皆郡人。可考漢世用人之法。其時惟守相命于朝廷。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卽出于守相。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也。又引京房傳。謂房爲魏郡太守。請得除他郡人。因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房請乃是破格。杜佑通典亦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也。案仕不避本籍。不特漢也。至宋猶然。如宋范文正蘇州人而爲蘇州太守是也。乃今制則不然。惟武職自千總以下得官本籍。守備以上卽避本籍。文職惟教職得官本省。然亦須避本郡。此外大小文職無有不避本省者。此古制今制之大異也。綜而論之。仕本籍者熟悉地方之情形。難免族戚之請託。仕他省者可免族戚之請託。不悉地方之情形。各有利亦

各有弊。漢人多質直。可免請託。于本籍爲宜。今人多圓通。易徇請託。于他省爲宜。此固不必是古制而非。今制也。惟今制避本籍而仕他省。尙有近在五百里以內引避之例。竊謂于近既已定限。則于遠亦宜定限。近既限五百里。遠亦宜限以二千里。嘗見燕遼之人。遠仕滇黔。則萬里而遙。閩粵之人。遠仕陝甘。亦萬里而遙。道途既遠。言語不通。風土難諳。資斧艱措。若限以二千里。則本籍已隔。言語易通。風土可諳。資斧亦省。與宋制知縣注選。遠無過三十驛之例。亦合三十驛九百里也。二千里則遠已倍矣。王豐川亦

謂當遠止于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爲度。此固有益無損也。與明制南人選南。北人選北之制。已較變而通之矣。王豐川欲分天下各省爲南北中三單。北單則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中單。則江南浙江江西四川兩湖南單。則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品以下。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中單盡可通融。其說頗明通。可取。竊謂縣令以下皆宜。近定五百里之外。遠定二千里之內。惟知府以上督撫司道。則但論才識不限遠近耳。否則縣令以下以及佐貳卑官。令官極遠之

省遠不定限弊可略言。日知錄云。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風土不諳。言語難曉。政權所寄。多在滑胥。是率天下而路也。王心敬豐川集更言有十弊。一則道遠家累。赴任不貲。甫入仕途。滿身負債。欲廉不能。二則一選遠地。離親獨往。非教孝之道。三則言語不通。上下之情。賴通于供役之侍史。必受欺蒙。四則飲食起居不宜。有去以十餘口。歸僅四五口。甚且本官不免。五則行程遲滯。曠廢職業。六則新舊相接。不能交手。必加一署事之員。百姓隱受其害。七則長途遠涉。勞于無益。

八則胥吏遠接虛耗。九則大吏夫馬騷擾。十則利害情形。必問以知有官階已轉。而尙未盡悉州邑情事。弊可勝言哉。案十弊之中。所言第二弊。則今已無矣。以有親老告請。近省之例也。至第八弊。言胥吏遠迎。則斷不迎于數千里之外。第九弊。言大吏夫馬騷擾。夫大吏自不能拘以近省也。所言十弊。七弊確當。而第一弊。第三弊。第四弊。第十弊。言尤透澈。然則今之仕者。既避本省。宜免遠省。而仕近省。既無情法難盡之處。又無利弊不知之慮。不亦可乎。

漢書河內郡缺一屬縣考

漢書地理志言河內郡屬縣凡十有八或疑缺一屬縣者蓋數之所言之屬縣懷也汲也武德也波也山陽也河陽也州共也平皋也朝歌也修武也溫也壘王也獲嘉也軹也沁水也隆慮也蕩陰也似止十七縣故曰缺一屬縣也而不知漢書地理志之文未嘗缺也實十八縣後人誤數為十七耳原文每縣有注而州共二字州字下無注州共二字相連無注隔開後人遂誤合州共二字以為一縣不知州也共也乃二縣也州與共為二縣是十八縣矣以續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夫

漢書郡國志證之河內郡十八縣則懷也河陽也軹也波也沁水也野王也溫也州也平皋也山陽也武德也獲嘉也修武也其也汲也朝歌也蕩陰也林慮也凡縣十有八州與其分為二矣此可證屬縣不缺也惟前漢志續漢志于州字下皆無注故後人易誤會前漢志州共為一縣續漢志州平皋為一縣今金陵書局本後漢書于郡國志中又誤州平皋為州平罽則愈誤矣後人如誤會為州平罽三字地名不更大誤耶至州之為縣則請引經及歷代之史以證之案左傳昭二年云賜汝州田杜注云州縣屬河

內郡。此卽漢志之州縣也。再考歷代之史志。前漢志續漢志。州縣皆屬河內郡。又考晉書地理志。亦有州縣亦屬河內郡。北魏書地形志。有州縣屬懷州。漢晉之河內郡卽北魏之懷州也。今考漢之州縣。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之東南四十里。據左傳杜注及前後漢書晉書北魏書皆有州縣。則漢志州共一縣。共爲一縣。州共是二縣。而非一縣。合于十八縣之數。未嘗缺一屬縣矣。至其縣注已明言故共伯之國。案左傳太叔出奔共之共。杜注謂共國卽汲郡共縣。卽漢之共縣。今爲輝縣地是也。州與其明是二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无

允協

縣不得合爲一。而疑河內郡缺一屬縣也。

一。總合于十八縣之數。未嘗缺一屬縣矣。至其縣注已明言故共伯之國。案左傳太叔出奔共之共。杜注謂共國卽汲郡共縣。卽漢之共縣。今爲輝縣地是也。州與其明是二

漢書河內郡缺一屬縣考

姚文棟

漢志河內郡十八屬縣。未嘗有所缺。師古注以州共兩縣爲一縣。而河內乃少一屬縣矣。然歷考諸書。州共皆爲兩地。未有以州共爲地名者。請一徵之。左傳隱十一年。周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州在十二邑中。杜注云。今州縣成三年。晉侯賜鄭公孫段州田。杜又注云。州縣在今河內郡。又成七年。鄭子產歸州田於韓宣子。是州爲春秋時之一邑。而隱元年。鄭太叔段奔共。杜注云。今汲郡共縣。是其又爲春秋時之一邑。此州與其各爲一地之明證也。請再徵之。國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三

語。厲王流崩於彘。其伯奉王子靖立爲宣王。卽孟康所謂共伯入爲三公者。師古引注於州共之下。而不知其未嘗又名州共也。晉語襄王賜文公以州涇絀阻之田。是州另爲一地。卽晉以賜鄭公孫段者。此州共非爲一地之又一明證也。請三徵之。戰國策。信陵君言通韓上黨於共甯。又云。河內共汲。皆此共縣之地。甯卽漢修武縣。汲亦漢縣。其地皆屬河內。與其縣近。此共爲一地。不名州共之又一明證也。請四徵之。後漢書。晉書。東漢司隸河內郡。有州縣。又有共縣。晉則州縣隸司州河內郡。而其縣別隸司州汲郡。

杜預據以注左。故地志謂此一縣。東漢迄晉皆仍西漢舊名。此州其爲河內郡之兩縣。又一確鑿明證也。夫州其在漢以前明明爲兩地。在漢以後。又明明爲兩地。豈春秋戰國時。兩地未嘗不分。而漢合之爲一耶。豈東漢兩晉時。又分之爲兩縣。而漢固爲一地耶。是可以破顏說之謬。而益以知班志之未嘗有所缺漏也。又考漢書長沙國十三屬縣。顏以攸鄴兩縣爲一。而長沙缺一屬縣。然則師古之謬不止一河內云。

詳悉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三

史通疑古惑經兩篇。皆議唐虞三代之事。而評騭春秋一書。今觀其言。多信汲冢傳疑。不崇古經正說。其好奇之過。至於離經侮聖而不自知。其妄大矣。請指數之。夫堯舜禹文。千古之大聖。無賢愚皆知之。而知幾。乃謂堯囚平陽。舜竄湘水。虞夏受禪。其事同於魏晉。且謂姬文不臣。又殺季歷。萃千古之聖人。而加以大逆篡弑之罪。事本烏有。語由師心。其妄一也。桀紂之惡。等於下流。武庚偷生。就封旋又背叛。斯皆凶惡昭著。無事稽疑。而知幾。則謂武庚殉節。可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三

褒桀紂被誣。未白其妄二也。古之聖人。皆終臣節。而知幾。乃謂益與伊尹。手握機權。覬覦天祿。至爲夏啟。太甲所殺。譬之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其妄三也。薰蕕不同器。梟鸞不並棲。知幾舉述。孟子魏文。漢景之言。而曰斯並。曩賢精鑿。夫漢景魏文。並論已是不倫。並丕於孟。豈不天淵其妄四也。夫隱閔非命。春秋不書。昭公娶吳。不稱非禮。爲尊親諱。理固應爾。知幾不知此義。翻以飾智。驚愚譏諂。謂大聖其妄五也。知幾又謂春秋以前。其書多妄。徇私褒諱。隱沒者多。比之王沉沈約。猶爲不及。夫沉告馬昭弑君。約勸

齊王受禪。律以春秋之義。皆爲亂臣。亂臣也。而可以古聖比之乎。其妄六也。春秋一書。以防亂臣賊子。是以春秋未作之先。周天子篡逐者四。齊楚鄭之篡逐其君者三。魯之殺逐其君者五。春秋既作之後。至於秦始皇二百年。周止叔襲殺哀王。嵬殺思王。魯則絕無殺逐。豈非亂賊知懼之明驗。而知幾謂無勸善懼淫之功。其妄七也。孔子筆削春秋。自有深意。其在他國之事。多憑來告之辭。而知幾乃謂春秋載晉事。疏闊不如晉瑣語。載魯事之詳。且知幾論事。獨於汲冢山經。奉如著蔡。而土苴六經。豈非重蟬翼而輕千鎰。高寸木而卑空樓乎。其妄八也。知幾又謂孔子春秋於隱桓之間。則彰於定哀之際。則微。蓋欲推避求全。依違免禍。而因譏眾人雷同。皆爲虛美。然則春秋同穢史之書。聖賢蹈標榜之習。其妄九也。王充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胥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指摘論語。毫無忌憚。而知幾歎其未論春秋。欲廣所疑。以自附於問孔之例。其妄十也。夫此十妄。舉大而言。若其細端。未勝枚舉。昔知幾自言。史須兼才學識三長。予於知幾之才。未能熟

知。觀此兩篇。其所謂學識者何如乎。宋子京嘗謂知幾工
訶古人而拙於用已。又稱唐舊史之文。猥釀不綱。子嘗觀
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言天授二年事。則曰傅遊藝死矣。
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遊藝言之也。夫遊藝之死。
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遊魂再返乎。又其永徽三年事。
有云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耶。然則知幾之病。誠有如子
京所云者。徐堅稱知幾有良史才。又豈可信乎。

正論侃侃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書

史學
高宗武后實錄
天授二年事
傅遊藝死矣
長壽二年
遣使流人
傅遊藝言之也
永徽三年事
發遣薛延陀
徐堅稱知幾有良史才
又豈可信乎

山濤論

錢潤道

山濤爲竹林七賢之一。晉書論竹林七賢。謂皆崇尚虛無。遺落世事。此可以論六賢。而不可以論濤。夫七賢中如阮籍。劉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此六賢者。固皆崇尚虛無。遺落世事者也。若濤者。豈崇尚虛無。遺落世事者乎。請卽以濤之實事論之。濤諫武帝不宜去兵。則慮何遠也。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則識何深也。此豈遺落世事者乎。爲吏部尙書。甄拔人材。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薦嵇康。薦嵇紹。薦賢如不及。一見王衍。卽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此豈崇尚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卷

虛無者乎。王戎之稱濤也。曰。如渾金璞玉。人但知其寶。莫知其器。其言是也。王伯厚之稱濤也。曰。識深慮遠。非清談之流。其言亦是也。晉書謂其崇尚虛無。遺落世事。則非也。顏延之五君詠於七賢。獨不取濤。與王戎以二賢貴顯也。夫不論賢不賢。而論貴不貴。則尤非也。

平協

書景教流行中國碑後

錢潤道

此碑明時始出土。宋人金石書皆未著錄。不知果真唐碑否。碑言景教。殆即明之天主教。今之耶穌教耳。碑中所言多與此二教合。故前人已謂此天主教入中國之始。碑中言三一妙身。即二教謂上帝聖神耶穌三者合為一體也。碑言真主阿羅訶。即二教言天主耶穌。音近而譯者字異也。碑言判十字以定四方。即二教所言十字架也。碑言室女誕生。即二教所言室女摩利耶生耶穌也。碑云七日一薦。即二教所言七日一禮拜也。然此碑所言雖與二教合。

文。示書院課藝

史學

美

竊疑是明時利瑪竇入中國後。令中國習其教之人。偽作此唐碑。以自誇詡。故碑言太宗貞觀九年。至長安。唐太宗命房元齡寶迎入內。翻經內殿。問道禁闈。詔令傳習。而考之內實無其事。又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錢竹汀景教考。已據冊府元龜。辨天寶四載。始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則碑之所言實誤。與冊府元龜不合。故疑此碑乃明時中國習彼教之人。偽撰。以誇張其教。惟碑為明人偽撰。故詐為明時始出土云。宋人金石書皆未著錄。不知果真唐碑。

頗有見

錢潤道

唐凌煙閣功臣有無郭子儀考

梁雲

舊唐書郭子儀傳有圖像凌煙閣之語。而新書載凌煙功臣一百八十七人及續錄之三十七人。竝無子儀在內。二書矛盾未衷。一。是。然竊謂史筆脫誤。事所恆有。若無其事。而憑空結撰。此必無之事。故論史者當從舊書爲正。自新書有四可疑。舊書有四可信。至德以來功臣。自子儀外。如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輩。新書凌煙圖中。俱未載入。凌煙自德宗命史館考定後。大中初。又詔續求。何至漏忘功臣如許之多乎。其疑一也。晟瑊與馬燧同時。號三大功。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三七

臣。今凌煙有馬燧而無晟瑊。已不可解。子儀雖與李光弼齊名。然勳業視光弼過之。豈有光弼入凌煙而子儀不入之理。其疑二也。新唐書言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今凌煙僅有先列之一百八十七人。及續增之三十七人。人數甚不符合。豈無舛錯之處。其疑三也。昔人論新書失載忠義死節者。前後多至十餘人。又如十一宗諸子傳。目錄參錯。不可依據。安知凌煙之舛漏。不如此類乎。其疑四也。史稱子儀功蓋一世。權傾天下。其勳業爛然。豈得淹沒。卽子尙公主。亦非馬援。

周赧王未嘗入秦獻地辨

許壽衡

周赧王者。慎靚王之子。延立而微弱。不克自振。始居東周。後寄居西周。有王之名而無其實。有天子之位而無其地者也。無地何獻。不獻地何嘗入秦。乃綱目特書赧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討之。秦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何也。曰。入秦獻地。乃西周武公。而朱子誤以為王赧也。蓋是時。東西周分治。西周始於桓公。桓公者。考王之弟。揭封於王城者也。後有威公。惠公。武公。武公之後。又有周文君。秦遷之於黑狐。聚東周。始於惠公。惠公者。西周惠公之少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堯

子班。別封於鞏者也。班襲父諡。故亦曰惠公。惠公之子。傑。秦遷之於陽人。聚不數年而皆滅於秦。若夫赧王始居東周。東周鞏也。實為洛陽。東周惠公班之封地也。繼居西周。西周王城也。西周武公之封邑。授自考王者也。於是知赧王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地矣。然則綱目以獻地為赧王何也。曰。誤讀史記耳。史記赧王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之。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是周君自周君。王赧自王赧。同時卒耳。綱目乃不知周君為武公。且不知王赧之寄居而無地。則直以周君

王赧爲一人。遂以獻地爲赧王矣。是不可以不辨。
頗詳明。

求志書院課藝

史學

卑



蘭新閣

王赧爲一人。遂以獻地爲赧王矣。是不可以不辨。

瓊州形勢論

沈祥鳳

瓊州四面皆海也。控欽廉臨高雷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
杭。以及南洋濱海諸島。若婆羅洲噶羅巴各處。如在几席
一片汪洋。無藩籬之限。守之有道。固爲萬里金湯。防之偶
疏。卽爲眾敵門戶。洵嶺表之要區。溟南之屏障也。間嘗道
出粵洋。考其四境。東有萬州。西有儋州。南有崖州。與海安
對峙。外環海洋。內盤黎峒。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
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生黎
環繞五指嶺。七指山。東至海岸四百九十里。南至海岸一
千三百里。西至海岸四百十里。北至海岸十里。接雷州徐
聞縣境。卽所謂海口港也。沿海多沈沙。舟不便於行駛。兼
之港汊雖多。波濤險惡。實無停泊之所。其可泊者。東惟萬
州之東澳。崖州之大蛋。文昌之潭門。陵水之黎庵。樂會之
新潭。那樂諸港。西惟儋州之新英。昌化之新潮。澄邁之馬
鼻。感恩之北黎。諸港而已。若以要害言之。瓊爲廉之外戶。
如欲守廉。必先守瓊。而論瓊之形勢。萬州控臨大海。雄視
東隅。爲瓊之指臂。儋州外瀆瀛海。內扼黎狸。翼戴瓊崖。有
唇齒相依之勢。而最爲衝要者。則在白沙口。其地與海安

擬與英人論洋藥加稅書 沈祥鳳

前會議條款內所云洋藥一宗。議請本國另定辦法。其應抽釐稅若干。由各省察看情形酌辦。具見貴國不欲自專之意。竊思洋藥爲貴國懋遷鉅款。數十年來。日新月盛。然交易之途雖廣。而販運之價漸平。貴國不忍厚取我民之心。亦可見矣。惟洋藥非我國要需。而愚民之戀戀於斯。口多一日。終不覺其糜費者。則以我國之稅。取之尙輕。而貴國之貨。售之亦賤。遂令無知之民。趨之若鶩。加以偷漏稅釐。輸納不實。以多報少。移步換形。幾有不可查緝之勢。今

求志書院課藝

學故

聖

貴國議於入口時。新關派人稽查。封存棧房。躉賣之時。貴商照則完稅。買客稅釐。卽於新關輸稅事。權畫一。綱舉目張。偷漏之弊。亦可絕矣。而稅金不加。無以懲戒。蓋不當稅而稅之。是謂傷廉。當稅而不加稅之。亦謂縱惡。洋藥爲違禁之物。我國因誼重睦鄰。准貴國通融銷售。而我民之嗜此者。遂視爲無足重輕。不分貴賤。不論老幼。靡不沈溺於其間。其傷我民之財。固不待論。而任其蔓延。無所底止。非我國與民爲善之心。并無所取重於貴國也。今擬仿我國治鹽之例。重加稅金。以杜其弊。在無識者。必謂加稅一節。

利在我國而不利於貴國。不知我之稅既加貴國之稅亦不妨增重洋藥。初入我國之日其價數倍於今。今即重增其稅在貴國銷數雖未免稍微而獲利仍厚在我國無業游民亦不敢褻視其物而輕於嘗試。故我國之議加稅金非爲利計也。亦非因貴國獲利之厚而思分餘潤也。亦不過因時變通。援古人捐金示罰之例使其不禁而自止耳。不然我之大黃茶葉等物取稅極輕。何不加於此而議加於彼耶。我國與貴國久敦和好。有利必共受。有害必共除。洋藥在貴國亦有禁食之例。而我國則日盛一日。幾成瞑

求志書院課藝

掌故

四四

眩之憂。貴國亦何忍以害人之物流毒於我國耶。且貴國所統印度諸境地。盡膏腴。何物不可播種。即棉花一項亦泰西諸國必需之物。於地最宜。如因洋藥銷數既滯。而改種棉花及桑茶等物。獲利亦未嘗不厚。貴國何勿思所以變易之道也。貴國素昭義問。不以財利爲先。非泰西諸國所可比。若爲加稅之故而屑屑計較。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貴國豈其然乎。書不盡言。惟祈裁答。

反復詳盡理明詞達氣亦寬和

自古無不弊之法。卽鹽法論之。綱鹽有利有弊。票鹽亦有
利有弊。利弊相因。立法固不能有利而無弊也。顧綱鹽之
弊人多已言。而票鹽之弊人多未言。蓋定制久行。綱鹽至
道光中實見其積弊滋多。乃議改票鹽。遂皆臚陳綱鹽之
弊。競言票鹽之利。至今日而票鹽之弊又見矣。請詳論之。
夫請改綱鹽爲票鹽。包慎伯策之。鄭夢白議之。陶文毅主
之。遂奏改而行之。考包慎伯。疎廉之小倦游閣文集。中有
淮鹽三策。其上策改行票鹽也。其中下二策皆行綱鹽中

策則查火伏烙官船。下策則緝私梟也。三策備陳。綱鹽之
弊。票鹽之利。鄭夢白中丞爲兩淮運使時。撰更鹽法議。又
歷陳綱鹽之弊。票鹽之利。請仿劉晏之古法。復滇黔之舊
制。改行票鹽。於是陶文毅遂入告。奏裁鹽商。廢綱鹽。行票
鹽。初行票鹽。固大利也。今則弊亦見矣。夫綱鹽之利。商銷
而納課。利歸於國。此其利也。而流弊滋多。其弊之最大者。
鹽商虧課。重價病民。壟斷專利。而其他百弊叢生。出於場
竈。則弊在偷漏也。夾帶也。驗於監掣。則弊在掌稱也。捆包
也。運於中途。則弊在換駁也。改包也。行於口岸。則弊在滷

耗也。加帶也。售於水販。則弊在攙和也。輕稱也。以及船戶商厮交相鉤串。江湖險阻。捏報淹消。此類諸弊。又無論也。綱鹽之積弊。始於場商。成於運商。上則虧課而病國。下則加價而病民。而私梟遂日眾。私鹽遂日多。論私鹽之名目。極多有。官商夾帶之私。有船私。有潞私。有川私。有粵私。有閩私。有蘆私。有浙私。有漕私。有功私。有梟私。私鹽愈多。官鹽愈絀。而鹽商之虧國課。遂愈鉅。此綱鹽之弊之大略也。至票鹽行。則化天下之私鹽爲官鹽。以鹽商旣裁。不論何人皆可買票行鹽。不拘引地。皆可運鹽銷售。則私梟亦可

請開中西條例館議

中西之例有異有同。論西例居於何國。卽當守何國之法。遵何國之例。則西人居我中國之地。卽當守我中國之法。遵我中國之例也。況各口通商。西人租地。地而曰租。乃租地。非賣地。非賣與西人也。夫地者天子之地。豈小民能賣哉。尺地莫非王土。民特耕君地。居君地。而納其租。西人特轉租於民。而納其租。其所出之資。乃租價。非賣價也。今西人地契。皆有承租字樣。上有中西之字。中西之印。可覆按也。西人歲納其租。每畝七百文。納上海縣。可證爲租。非賣

求志書院謀藝

掌故

吳

也。然則租界非西國之地。乃租我中國之地也。旣租我中國之地。居我中國之地。則自當守中國之法。遵中國之例。豈能強中國之官。中國之人。從其西例哉。卽如中國之官。於租界。命役拘中國犯人。執票徑拘。法當如是也。乃西官以恐有假役爲辭。請中國官出票。命役持票。請西官簽西字。偕西國巡捕往。始能拘人。於是大弊伏焉。西國巡捕頭。所用之中國巡捕。多無賴。多通盜賊賭博。黨而庇之。見票卽馳告遠颺。於是要犯捕不能獲矣。今中國巡捕頭。本貧民也。一爲西人之捕頭。則華屋建多矣。而巨猾棍徒。可倚

以爲遁逃藪矣。竊謂如西官恐有假役。則中國官於捕人之日。一面令人持柬通知領事。今日有役於租界捕犯。卽知非假役矣。一面卽令役馳往密捕。庶不及遠颺。所捕乃中國人。非西國人。似不必會同西捕。致多流弊也。又西人所用之中國巡捕。動因口舌細故。不論士大夫平民。輒擅棍打。閉置捕房。此中國例所無也。夫以中國之官。命中國之役。執印票。則不能拘人。而以中國之無賴。一充西人之賤捕。旣無印票。又無大故。且無實據。動輒棍打士大夫平民。而拘閉之。則揆諸情理。可得謂平乎。此當合參中西條例。而酌其平。以定新例也。至於稅例。每多西重中輕。更當翻譯合參。使同一律。此所謂卽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也。又如中西之例不同。中國之重罪有斬。而西無之。中國之輕罪有杖笞。而西無之。中國之訟。必跪。而西人領事之署聽訟。不但不跪。不但立而言。且有坐而言者矣。西例於犯罪。有罰作苦工者。此中例所無也。又西例於聽訟。有公堂費。如錢債案。按數定費。每審有費。案定則曲者繳費。刊以爲例。與正項同追。此中例所無也。西人之獄。或西人控西人。或華人控西人。於領事署。領事卽書片紙。令原告

傳被告於何日聽訊其人卽至不至則西捕拘之且有罰
焉此中例所無也中國命案卽誤傷第從輕罪不能無罪
乃西人於租界馬車斃人竟習以爲常不加罪焉是草菅
人命也彼執西例以爲馬車行中道行人走旁道人行中
道雖斃不償然旣見人行將撞獨不可將馬急勒乎不勒
則彼爲誤行此爲故殺而毫不加罪殊不得平且馬車傷
官第送醫館醫傷而竟逍遙無事彼固執西例謂人不當
行中道也夫例者卽可以此例彼者也西可以此行之中
者中卽可以此行之西然則宜定一例倘日後中國人馳
馬車壓斃西人傷西官亦可不問不得又索償多金又如
滇事索償鉅萬車路索償鉅萬何以圓明園又僅償數萬
葉名琛未償一金也此所以必須開中西條例館也盡西
例而譯之參中例而定之彼如執西例則當以二者折之
一則西例居何國卽遵何國例居中國卽當遵中國例一
則西國以此例行之中國中國卽可以此例行之西人卽
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庶足以關其口而奪其氣然
而徒法不能自行也所貴有人執其法然而有人執其法
使當路爲其恫喝中餒焉而擊其肘則任事者良不易惟

古今治盜賊易治奸民難蓋盜賊顯有其迹而奸民之逆迹實藏於無形苟不能覺察於微防維於始鮮有不釀成大患者如所謂會匪是也當乾嘉之間有白蓮教者偽造經咒惑眾斂財傳術授教徧及川陝湖北日久黨類甚眾遂謀不靖而羣不逞之徒相與劫奪擄掠故蹂躪幾半天下當事者集五省環攻之兵力且剿且撫七年而後定此豈會匪之難弭哉患在上之人不能察於機先而預防之耳然則迹已著而遏於後不若逆未萌而弭於先顧所謂

求志書院課藝

掌故

三

弭之云者上之人非不知以教化先之使之棄惡而從善以稽察周之使之誥奸而止暴以賞罰施之使之懷德而畏威然非身為表率臨變能運才智者而欲斂其不靖之心俾奸民畏法不敢輕試亦甚難矣況今日之會匪聚於下者卽雜行伍之間上之人方恃為心腹而不知肘腋間皆犯上作亂之人幾有防不勝防誅不勝誅者如今之哥老會等匪是也夫奸民之有是會者多在營兵游勇中若欲窮究必滋事端此惟左伯相化私為公之一法實為今日弭會匪最善之策其法在順其所欲銷毀會中憑據準

其在營出營。給官府印。照載明出會為良之人。得以悔罪而自新。故一時均無異言。使逆迹潛消於不覺。誠善法也。則弭之之術。正可舉此以類推。為上者果能先事籌防。而亂萌不長。臨事斷決。而變故不生。庶幾莠民之聚者散。頑者懼矣。三代以來。所以弭亂於未形者。類如此耳。若謂迫以刑戮。威以師旅。方且固結而成不解之勢焉。又奚弭之足云。

頗有所見

文志書院課藝

掌故

五

其亦營出營。給官府印。照載明出會為良之人。得以悔罪而自新。故一時均無異言。使逆迹潛消於不覺。誠善法也。則弭之之術。正可舉此以類推。為上者果能先事籌防。而亂萌不長。臨事斷決。而變故不生。庶幾莠民之聚者散。頑者懼矣。三代以來。所以弭亂於未形者。類如此耳。若謂迫以刑戮。威以師旅。方且固結而成不解之勢焉。又奚弭之足云。

弭會匪策品大不嚴而一問焉其艾承禧

自來國家之深患莫患乎無固結不可解之形而實有固結不可解之勢。緩治之則漸染日甚而蔓草慮其難圖。急治之則罪狀未張而良莠苦其難辨。如今之所稱會匪者宜急講弭之之策。已夫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大為國家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其為害未易可測。其弊在州縣之吏疲懦畏事條教不彰於平日懲創不決

於臨幾恐貽激變之名。遂成養癰之患。又或貪功喜事借此為名肆其殘酷至激成事變而不恤。是二者於弭患之策均未合也。夫此為匪者孰非赤子孰無天良而顧樂為之者非他於其教必有所便而後敢於為於其業必有所棄而後甘於附二者相因審於此而弭之之法乃可得而言矣。其所稱便者何州縣於轉徙之民每心存畛域其若何安插若何執業不過而一問焉於本籍之民又坐視安危其若何化導若何流品尤不過而一問焉於是其黠者私立名

目以樹黨。援其愚者。因得收卹。以相附會。故其感教頭也。甚於感官。長官長所宜。調卹斯民。教頭乃竊而用之。以行其所欲。至所與既多。始欲申明禁遏。亂萌治其末。而塞其流。何怪乎法令愈嚴。而愈不可禁也哉。然則弭之之法。當奈何。一曰專職業。而游手必懲也。周官九職。使天下之民各專其業。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有恆產。乃有恆心。放僻邪侈。每由無恆產者爲之。故必嚴懲游手。使姦宄無所容身。而流品乃有所別。一曰聯保甲。而責成必專也。匪徒匿迹。每

在稠密之區。自保甲徒務虛名。鄰里之間。多如秦越。而匪徒轉易藏身。今擇平昔爲鄉人所敬信者。俾爲表率。其有至誠用心。率眾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餘。則激濁揚清。羣起觀感。誑惑之言。不入邪妄之徒。不容矣。一曰善變通。而解散有方也。夫相友相助。崇節儉。甘淡薄。官長不務化理。而彼反得竊之以爲名。今惟許其所長。使不拘於故見。禁其所短。使漸啟其新知。昧者曉諭之。必束之以王法。悟者收畜之。必感之以至誠。於時稍有天良。當能警覺。倘終怙惡。立致

殲除。然則彼亦安能爲患。

皇朝德威遠播。於教會諸匪。莫不勦撫兼施。應時戡定。大抵專職業者。所以端弭之之本。聯保甲者。所以循弭之之法。善變通者。所以盡弭之之方。有守土之責者。審於此。而因時制宜焉。斯得矣。

劉切言之本末具舉

戈志書院課藝

掌故

五



皇朝德威遠播。於教會諸匪。莫不勦撫兼施。應時戡定。大抵專職業者。所以端弭之之本。聯保甲者。所以循弭之之法。善變通者。所以盡弭之之方。有守土之責者。審於此。而因時制宜焉。斯得矣。

商問開正負諸乘方孰為捷法 沈善蒸

按開正負諸乘方之法用處最廣即如秦九韶之數書李治之天元朱世傑之四元皆有藉開正負諸乘方而得所求之數蓋開方必先定其初商而正負諸乘方之初商最難定因有益積連枝之異甚有商多而餘實反多退商之而卻盡之式其方式乘數加多則開之益難故治天元者恆以開方為難事所以數學家精思設法屢出新術今將各術詳釋於左

假如三乘方式為 卅三卅一 法曰定初商為 卅 以初商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三

乘第一層隅 此層數自下而上 得 卅 加入第二層下廉得 卅 再以

初商乘之得 卅 加第三層上廉得 卅 再以初商乘之得 卅

加入第四層方得 卅 再以初商乘之得 卅 加入上層負實

異名減 得 卅 為次商實 再以初商乘第一層隅四倍之

得 卅 加入三倍下廉得 卅 再以初商乘之得 卅 加入倍上

廉得 卅 再以初商乘之得 卅 加入方得 卅 為次商方 再

以初商乘第一層隅六倍之得 卅 加入三倍下廉得 卅 再

以初商乘之得 卅 加入上廉得 卅 為次商上廉 再以初

商乘第一層隅四倍之得 卅 加入下廉得 卅 為次商下廉

仍以一為隅。與實方廉相併得。此法式乃以上廉進一位與方相加得。此法為法。以除實得。此法又因方廉隅同為正。須退商為。或。先以。試之如前法。求得三商實變為正。是知商為太多。必用。為次商。仍如前法求得。為三商實。又求得。為方廉。仍以。為隅。併之得。為開三商式。乃以方除實得。即為三商。仍如前法求之。卻盡。是為開盡。併諸商得。即方根也。

又法如前法求得次商實。及次商方。其上廉以下不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五

必求。乃以方除實得。亦退商。與。若以。先試。即以。加初商得。為乘法。仍列。以。乘第一層得。加入第二層得。再以。乘之得。加入第三層得。再以。乘之得。加入第四層得。再以。乘之得。加入上層得。為三商實。再以。乘第一層四倍之得。加入三倍下廉得。再以。乘之得。加入倍上廉得。再以。乘之得。加入方得。為三商方。以方除實得。即為三商。加初次商得。仍如求次商法求之。卻盡。又法如四乘方式。用求數根法求得實根。

十田田田田田且又用超步法得位數一十又求得尾數
而視數根中取二根或多根相乘其尾數必爲而者惟夫
爲而詳爲詳然雖有四位與位數不合是知而爲商數卽
元數也

又法取略大於商數爲外元以外元乘隅加入長廉再以
外元乘之加入平廉如是遞求而上至加入方後以外元
乘之而止卽爲外積又以外元加一如前遞求亦至加入
方後再乘之而止其得數與外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除
法又取小初商爲一借元如求外積法求得一借積減
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元爲二借元又求得二
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二借元爲三借元順
是以下皆如是求至借元漸大與元數密合而止

又法任取大小二商爲一借元二借元如前法求得一借
積二借積乃以一借積與二借積之較積爲一率二借積
與本積之較積爲二率一二兩借元之較爲三率求得四
率以加減二借元爲三借元又以三借元求得三借積
以二二三兩借積之較積爲一率三借積與本積之較積爲
二率二二三兩借元之較爲三率求得四率以加減三借元

爲四借元。順是以下皆如是。求至與元數密合而止。
試考以上五法。互有難易。均非捷法。如首二法之最難者。
定初商雖有超步之法。如益積翻積之多乘方。或有商一
數開之不合。又易一數開之仍不合。甚至易十餘次而得
者。次商較易於初商。然亦有易二三次可得者。數根開方
之法。雖無定初商之難事。又有求數根之法。爲甚繁。如實
數在十萬以內。可檢對數闡微表。在數理精蘊內求得數根。如法
開之。誠爲捷法。如在十萬之外。其求數根之繁。幾如求初
商相等。末二法必須所借之元與元數略近。庶可省遞求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二

次數。似爲便捷。然求略近借元。亦非易事。若借元與元數
懸殊。必須輾轉相求。至十餘次方得密合。所以亦非捷法。
昔人云開方無捷法。誠哉是言也。

近日開方諸法。略具梗概。諸法雖均有不便。但求其
較易立方。可依代數術開之立方。以上求初商。則用
超步法。次商以下。則用借積比例法。集眾長以求之。
庶不至束手無策。

爲開方之捷法。其法以代數術開之立方。以上求初商。則用
超步法。次商以下。則用借積比例法。集眾長以求之。庶不至
束手無策。

三驗乘除誤否舊傳九減試法其能試之理安在若不
用九減任用他數減試視九減法孰爲難易

沈善蒸

驗乘除之誤舊傳九減之外其三四六七八皆可作減試
之法惟一二五不可用因乘除之誤恆差一二五等數故
也梅氏算書祇有九減七減兩法因用他數減試之法均
同七減故用他數之減法可不俱載焉按九減法無論驗
加減乘除之誤先以法數各位相併滿九者以九減之減
至不滿九而止又實數得數併減亦如之併減過之數法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卷

仍爲法實仍爲實如驗乘法者仍相乘驗除法者仍除之
驗加減者仍加減之所得之數滿九者又九減之必與減
過之原得數相同是爲無誤若不同必有誤矣七減法則
稍異不能各位相併須從首位次第以七減之減至尾位
不滿七而止減畢後乘除加減試驗之法皆與九減同試
言其理夫數起於一極於九以一加九而成十以十加九
十而成百所以一與十百千萬之較數爲九九九九九按此
諸較數俱爲九之倍數以九減之俱能卻盡無餘又如三
與三十之較數三三三三三三七與七十之較數七七七七七七亦爲九之倍數故

無論何數退下一位或幾位即與九減幾次無異譬如八十退下一位變為八即如八十以九減八次亦為八所以九減之法十百千萬均可併入單位而他減則不能併也又準此理九減之法可以改為以併代減更為簡捷假如九九今欲以併代減將各位相併得四又相併得七則與九減減得之數同若論用他數減試視九減孰為難易則他減難而九減易因九減可併故也然九減法有利亦必有弊凡乘除之誤往往因加錯位次與減錯位次者居多乃九減不能驗出此等之誤因九減亦不計位次之故是以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三

九減雖稱捷法誠不如七減之盡善也

說理透徹至窺得九減之弊尤見心細

九減之法十百千萬均可併入單位而他減則不能併也又準此理九減之法可以改為以併代減更為簡捷假如九九今欲以併代減將各位相併得四又相併得七則與九減減得之數同若論用他數減試視九減孰為難易則他減難而九減易因九減可併故也然九減法有利亦必有弊凡乘除之誤往往因加錯位次與減錯位次者居多乃九減不能驗出此等之誤因九減亦不計位次之故是以

驗乘除誤否舊傳九減試法其能試之理安在若不
用九減任用他數減試視九減法孰爲難易
豈非策而對者哉

數之始生於一極於九乘除雖循環無窮而皆不能溢出
九九範圍之外故九減不論單十百千之位即一也亦不
計空位只據現有之數而計之如此惟彼兩數相乘則
并二一三七得十三以九減之餘四於上并彼一三五六
得十五以九減之餘六以乘上得三并得六寄左乃以彼
此兩數相乘得四十二以九減之亦餘六與左數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卷三

同則知無誤如不用九減或用七減八減六減均可但拘
於單十百千之位輾轉屢次減之不及九減之便捷也或
曰否九減不及七減之善蓋七減單十百千仍居單十百
千之位不違理之自然九減雖捷設如乘除誤計降其位
而珠籌之數恰符九減又惡能驗乎曰凡古之造九減者
原爲乘除位次繁多難免無誤之時若未知升降定位者
豈能握策而運籌哉如初學者位次不多無庸假途九減
七減也任用約分法之屢減亦可驗也若馭位次繁多者
則莫如九減之善也

反覆發明題無贗義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卷四



明倫彙編四庫全書

甲卽與平句等明句南之重股山之東和等於月之山卽

太虛弦也乃大差天係高股明股日之南和故卽明三

和小差地係平句重句東之川之和故卽重三和黃方異

而加異月係太虛句異之山股巽之山和與明句重股之和故卽

太虛三和均合問

簡括瀏亮兼而有之



求志書院謀藝

奕

新編國算學問答

卷之三

大虛弦也乃大差係高股明股之和小差係平句重句之和故卽重三和黃方

而加異係太虛句之股之山和與明句重股之和故卽太虛三和均合問

簡括瀏亮兼而有之

新編國算學問答

海鏡之通句卽平三和通股卽高三和通弦卽皇極

三和大差卽明三和小差卽重三和黃方卽太虛

三和試爲溯其原委

鄭興森

大差者句股較加黃方卽爲股。小差者股弦較加黃方卽爲句。黃方者弦和較減句股并卽爲弦。通句既等於平三和平三和減句弦爲股。卽高句減句股爲弦。卽皇極句減倍句一股爲大差。卽明句減倍股一句爲小差。卽重句減倍弦爲黃方。卽太虛句。通股既等於高三和高弦卽皇極股。高大差卽明股。高小差卽重股。高黃方卽太虛股。通弦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三七

既等於皇極三和極大差卽明弦。極小差卽重弦。極黃方卽虛弦。大差既等於明三和。明小差卽重。大差。明黃方卽虛。大差。小差既等重三和。重黃方卽虛。小差。黃方既等於太虛三和。則虛之句股弦。大差。小差。必等於平高極。明重諸黃方。他若重虛兩句并爲平句。明虛兩股并爲高股。明重虛三弦并爲極弦。平大差。皇極大差。較爲明大差。高小差。極小差。較爲重小差。高黃明黃較爲虛黃五事。可以類推。更以六事推之。平高極三者合等於通高極。二者合等於邊平極。二者合等於底高明虛三者合等於黃廣。平重

虛三者合等於黃長。高明二者合等於大差。平重二者合
等於小差。其原委如此。

頭頭是道。非於此學。夙有體驗者。不辦。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三六



虛三者合等於黃長。高明二者合等於大差。平重二者合
等於小差。其原委如此。頭頭是道。非於此學。夙有體驗者。不辦。
求志書院課藝。算學。三六。

弦和較冪爲一率句股相乘倍之爲二率弦冪內減句股較冪爲三率求得四率開平方得弦和和以比例之理釋之

鄭興森

弦和較冪爲句弦較股弦較相乘冪之倍。弦和和冪爲句弦和股弦和相乘冪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倍直積爲句股積者四。弦冪內有句股較冪一句股積四。故減較冪餘與倍直積等。句股之法以倍句與股或句與倍股爲二三兩率相乘得數以一率弦和較除之四率得弦和和今倍直積與弦冪減較冪等相乘爲句股積十

求志書院課藝

算學

完

六倍二三率相乘猶中率自乘也。本以邊爲比例今以冪爲比例邊線也。冪面也。今既爲面故得四率須開方而得線。此實爲合率比例。

解證審確句股和較之義可稱嫻熟

茲時如弦和較冪之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

廣興森

茲時如弦和較冪之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句股相乘爲直積得句股積之倍。

名山大澤不以封論

趙賢書

三代封建以九州之大裂爲千百國而不病其散者何也。土地雖分裂而天下之精神脈絡仍在天子呼吸操縱之中故其勢雖散而仍聚王制有之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請得而申論焉。夫天子之治天下也有不可與人者二曰利權曰形勢二者散之天下則彼沃此瘠我強爾弱爭奪之端起凌競之風長矣。惟舉而歸之一人乃可統馭天下而調劑其平考之周官山澤之數司書掌之山澤之阻司險掌之山澤之賦列于太府九州之川澤山數載職方氏而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三

諸侯無所隸焉。此則封建之良法美意也。夫魚鹽蜃蛤材木寶藏乃天地之藏自然之利與農桑相輔而行者也。穀臯河漢阨塞要害乃天地之險自然之形勢與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相輔而行者也。顧農桑之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天下分之而不病其散山澤之利之固一人收之而不以爲私此則古先聖王馭世之大權慮世之深意假使成康而後君天下者操此無失雖封建至今存可矣。觀春秋時齊擅山海楚有雲夢宋得孟諸而天子之利權失晉有郟瑕桃林楚有方城漢水鄭據虎牢秦築臨晉而天子之

形勢失。蓋自幽厲凌夷。平桓衰替。山澤之饒。固不能自諸。守侯因而收之。其離析分裂。非一朝一夕之故。馴至列分。辟爭兼并。割據而郡縣之勢成矣。封建之說。遂爲世詬。豈病知三代之時。雖盛封建。初未嘗散而無所統哉。

衍賈本末。是一則封建論。

文志書院課藝

會地

三



衍賈本末。是一則封建論。

形勢失。蓋自幽厲凌夷。平桓衰替。山澤之饒。固不能自諸。守侯因而收之。其離析分裂。非一朝一夕之故。馴至列分。辟爭兼并。割據而郡縣之勢成矣。封建之說。遂爲世詬。豈病知三代之時。雖盛封建。初未嘗散而無所統哉。

春秋成七年春吳伐鄭。君子曰吳始通上國。卽耽耽於諸夏。於此見之矣。蓋嘗論之。春秋之世。蠻氛方熾。而僭王猶夏。荆楚爲其最。顧二百四十年中。能攘楚者。惟齊桓晉文。晉悼三君而已。雖齊晉之盛。終不能獨力制楚。故齊桓用江黃。晉文用秦晉。悼用吳。就三者而論。專爲攘楚計。則莫利於用吳。莫不利於用江黃。若統籌全局。則莫利於用秦。莫不利於用吳。何言之。江黃雖近楚。國甚小。不足以牽制楚。楚視之如蟣蝨。之在身。苟爲患。則捉而捫之耳。秦固接連晉楚。國稍大。楚不能制。而晉之援救亦易。然當時武關爲楚有。楚能塞。秦使不得南下。而秦不能爲楚患。至吳則在楚肘腋間。強大。又與楚埒。勢足以朝夕。罷楚楚欲北。向圖諸侯。則吳且議其後。使楚常斤斤防吳。而諸夏可以休息矣。此莫利於用吳之說也。晉之用秦也。據虢略。足以阨秦之吭。故彼誠與我可用。以攘楚。彼背我而卽。楚亦不能爲患於我。吳則去晉遠。用以攘楚。計誠得。若彼轉而北向。則晉不能制。是益一楚也。夫用江黃。雖不如用秦。然極其害。不過速二國之滅。於大局尙無傷。若攘楚而又益一楚。

其所關於天下非細故矣。此莫不利於用吳之說也。由是觀之。用吳之策。利害兼焉。利害既兼。則當權其輕重。審其情變。而後行之。無後悔。若悼之用吳。說者謂勝於桓之用江黃百倍。卽日後黃池爭長。乃由晉之君臣不能自振。而不足爲悼咎。然用吳之利淺。而害深於伐邾。時蓋已可見。何悼之猶有所未察哉。考邾在今山東鄒城縣西南百里。與魯中邱祝邱地幾接界。素與諸國通朝聘。亦滕薛邾莒之列也。吳於爾時。始通上國。未暇其他。而卽遠涉江淮。以伐邾。則其窺伺中夏之志。汲汲于中大可見矣。夫苟挾一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三

窺伺中夏之志。則無論中夏之有霸無霸。與晉之競不競。要終必爲患於中夏。而後已。故中國不振。旅行父當日。已慨然憂之。且吳苟肆然北伐。則邾固首當其衝。而次卽及魯。觀文子當日吾亡無日之言。則吳師臨邾。魯已爲之震動。滕薛邾莒不更可懼哉。幸而其時晉悼霸業方盛。諸侯方睦。吳未敢進而與抗耳。然黃池之役。遲之數十年之後。者亦正不係乎晉之盛衰何則。伐邾之後。吳方與楚仇敵。苟北窺中原。則楚且議其後。至入郢。大創然後不復以楚爲慮。于是馳驅北伐。思逞志于中原。一時魯宋衛陳蔡諸

國從風而靡。晉人亦終爲之屈。無論其時晉霸不競也。卽使晉霸猶競如悼公時。吳亦不甘伏處南方。終有必爭之勢。晉合諸侯以與之角。則勞師費財而楚且乘其敝矣。其禍患之來。不可于伐邾時逆覩其必然哉。抑愚又有說焉。吳楚之不能主夏盟。猶齊晉之不能屬羣蠻也。夫差廣侈其心。遂逐中夏。卒致越襲其後。國隨以亡。亦可哀矣。爲吳人當日計。固守四境。修其政治。以制楚越。可以雄霸南服。而何汲汲於中夏爲哉。故君子觀于伐邾之役。以爲中夏之卒受吳患。與吳之卒以自亡其國者。蓋可決之於此。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三

卒以夷制夷如驅虎罔虎力能制虎乘其罷而兩殪之。不能則一虎斃而人且隨之。古惟漢用西域差爲得人。嘗手此文抑用吳主用秦。蓋有見於此。末段直爲外夷其心。猶夏者作一棒喝。其對國體守亦何哀矣。吳

其後之不振。主夏盟。蘇齊晉之不誦。羣蠻也。夫差廣侈其心。遂逐中夏。卒致越襲其後。國隨以亡。亦可哀矣。爲吳人當日計。固守四境。修其政治。以制楚越。可以雄霸南服。而何汲汲於中夏爲哉。故君子觀于伐邾之役。以爲中夏之卒受吳患。與吳之卒以自亡其國者。蓋可決之於此。

吳伐郟論

趙引修

春秋書吳始於成公七年伐郟。識者曰：此薦食上國之始也。書之所以罪吳，雖然春秋之旨則薄於懲吳而實厚於責晉。夫郟與吳非密邇也，郟處東海，吳處南海，中有江淮之阻，相距千里也。勞師伐遠，可以必其有功乎哉？使晉遣六旅之師橫陳江淮之間，吳進則抗其前，吳退則截其歸，以逸待勞，如禦秦於嶠也。安在不能敗吳以救郟？或曰：伐郟必舟師也，吳利於水，晉利於陸，是以不能與吳爭。則曷不徵諸侯之師伐吳以正其罪？如齊桓之次召陵以伐楚。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三

乎。如是而封豕長蛇之毒，或幾乎息矣。計不出此，吳乃長驅直擣，無所顧忌。卒及郟，成圍，逆料晉必不能救郟耳。不能救，明年又以諸侯伐郟，不惟不能伐吳，又屢與吳爲會盟。主固如是乎？夫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然桓文之爲盟主也，猶能攘楚。今吳爲不道，伐我同盟，晉則不罪吳而罪郟，自以不能制吳，即則如服焉。若猶未也，則宜恤弱，伐暴之，不暇。柰何郟則見伐，吳則斷道黃池，不絕於史。是猶兩軍相持，二帥則酬酢往來，而士卒則進退皆以爲戮也。嗚呼！鄭則服楚而伐許，許之貳於楚，晉則通吳而伐郟之。

貳於吳許太嶽之後而鄰則少昊之子孫也處分爭之世
可慨夫

支公愛鷹賞其神禱於斯文亦云

文心書院藏書

興地

三

支公愛鷹賞其神禱於斯文亦云

西神夫

支公愛鷹賞其神禱於斯文亦云

秦征晉河東論

趙賢書

左氏傳僖十四年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晉河東而妻之。說者曰：晉侯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暨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塞在焉，所謂河東者，卽此。余讀此，卽灑然異之。夫桃林卽秦時函谷關。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意在爭此。誠如左氏言是，既得之而復歸之，直視爲無足重輕之地。雖庸人亦將笑其愚，顧以秦穆之英鷲而出。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七

此哉。及讀顧氏春秋大事表，以爲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地，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賜鄭，而盟向背叛，襄王以南陽賜晉，而溫原不服。秦之河東蓋亦類此。況爾時晉兵力尙強，秦蓋知其力不能有，故索質于晉而歸之，以爲名耳。是說也，余尤疑之。夫盟向雖遷，其地卒歸鄭。溫原雖圍，其後卒服晉。桃林爲秦晉咽喉，其得失關兩國大局。秦當未得此地時，且必以全力爭之。苟已在掌握，必以全力守之，無疑。夫以秦之兵力，足以挫強鄰，威西戎，安有不能制區區一方之民，而曰力不能有是。

何故歟。況觀傳文。是秦於河東置官征賦。殆將三年。所謂民不服者。其迹安在。余蓋以是知桃林之未嘗入秦也。按傳文。河東。杜氏略而不注。然既曰河東。當在大河以東。不當在大河以南。與上文。河外。字顯有內外之別。考成十一年。傳秦史。顯盟晉侯於河東。此是晉令狐地。在蒲州府猗氏縣西南十五里。漢晉時有河東郡。今在解州夏縣北。北魏有河東郡。卽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隋有河東郡。河東縣。唐宋金元有河東縣。卽今蒲州府永濟縣。治然則自來稱河東者。不出蒲州解州一帶。從未有稱澠潼等地爲河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庚

東者。則諸家之說。疎誤可知矣。以愚觀之。河東。殆卽河內之解梁等城。晉人當日征繕以輔孺子。閉關拒秦。而以河東無足重輕之地。賂秦。以求其君。秦知其不可屈。則所謂我執一人焉。何益。故權取其地而卒歸惠公。旋以其孤懸河內。不易守。故索質而歸其地。其意仍欲徐圖。崤函不以河東爲意耳。我于是歎。當日呂卻諸臣謀國之善。力守重險。其有功于春秋。非淺尠也。因爲之論曰。王迹旣熄。五霸迭起。其間宋襄無論已。而四君者。夫子子桓文而斥莊穆。何哉。秦楚之盛也。常足爲周室患。而齊晉之盛。則捍患

以尊周。顧齊之霸。桓公以後。無能繼者。晉則累葉強盛。晉之攘楚也。楚勢已強。故事倍而功淺。晉之制秦也。秦勢未振。故事不勞而功鉅。夫秦虎狼之國也。雄據岐雍。東向窺伺。蓋非一朝獲麟。後二百餘年。卒代周祚。論者以爲地勢使然。然而秦穆之世。秦人屏息西陲。不敢東出。以爭諸侯者。則晉爲之也。晉之所以能制秦者。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也。是故桃林之險。秦晉所必爭也。第秦當襄文之世。僻處岐西。未得咸雍。遑言關輔。至武公并西畿。號鄭之地。稍稍自強。迄穆公滅芮。築王城。以臨晉。蓋駸駸乎東向而圖霸矣。而晉獻旋已滅虜。號舉峭函。於是秦之門戶。盡在晉肘腋中。夫以秦穆之雄略。志在圖霸。豈能鬱鬱久受制於人。則其汲汲不忘東向。亦固其所。故始則援立惠公。貪其河外列城之路。旣不可得矣。則又輸粟以市其德。脩武以俟其隙。處心積慮。蓋亦有年。至韓原一戰。而敗其師。徒執其國君。秦於此時。或乘兵威之方盛。而襲之。或留其君臣。以要之。欲取峭函。此其時哉。絕不意呂卻諸臣。布置周密。詞令從容。雖當舉國挫動之餘。仍能屹立不動。卒不肯舍險。以與敵。於是秦人之深謀遠慮。以求逞志於一時者。乃

僅僅得征河東之地。君子以爲晉國百數十年之霸業成。周四百餘年之祚于此亦重有賴焉。何也。崤函者秦晉之咽喉。東京之門戶也。秦苟得之以制晉。則晉南下之路斷。而秦則逼近京師。較楚之中呂爲尤甚。且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據有虢略。則晉與鄭隔絕。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然則桃林之險如此其可重也。秦之欲得桃林如此其至也。韓原軍敗。秦有必得桃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六

林之勢。又如此其可危也。而秦卒僅僅征河東而已。是故呂卻諸臣。君子謂其有功於春秋。非淺尠也。厥後七雄之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類皆坐自削弱。使秦日以強大。而魏之華陰及河西上郡尤爲形勢利便。使當時謀國之士。有如呂甥。卻乞其人。堅忍不拔。保其土地。秦雖強。何自而并天下哉。

一篇大議論關係周晉全局。卻從河東兩字探討出來。如此方許作考據家。

秦征晉河東論

康宜鑑

秦穆公之不霸。貪也。貪以存於心。雖有仁智之謀。帝王之器。終不得有爲。以成其大名。何也。晉惠公之入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既而背之。穆公方不忘此。而晉惠又背。施棄鄰德。之不報。求戰於韓原。是其爲秦獲也。正所以償許秦之賂也。不償。則秦得君償之。則秦得地。如此。而秦可安受河東之地。亦無庸汲汲焉。以置官司也。納君之惠。樹援睦鄰。爲上。既納之。而仍受其賂。賂不得。而要君以求之。秦雖德晉。秦已少恩。夫秦豈果能館晉侯而歸之哉。亦動於餽。甥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之語。并貪於必報。德有死無二之語。而知挾制之下。晉不復背河東。故曰。是吾心也。意蓋早有以處置河東矣。然則秦之伐晉。乃專爲此。興兵也不然。此一役也。秦可以霸。而卒不霸者。賄賂之念。在於中。納君之善。不之計。所兢兢而惟恐或失者。一河東耳。傳故於韓之戰。而以秦始征晉河東。結之明秦志也。夫人惟一念之貪。爲不可用。用則吾爲人用。人且不爲吾用。河東之征。秦伯。其有悔心乎。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以區區之河東。易霸天下之盛名。縱不甚惜。而亦知河東之地。終非

得爲秦有者乎。子圍入秦，妻以愛女，而仍令食采於此，欲以蓋之也。晚矣。

立論能見其大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三



善不之計，則就厥而後怒，或夫者，河東耳。物莫不
心戰，而以秦知。楚晉而來，謂之明秦，故世天人性一念之
立備，則見其失。人則入且不爲君用，何東之能
以盡去，則矣。夫者，其厚而人者，亦何而山以風，風之
爲，秦亦善。平，千國人，秦集以愛女，而仍令食采於此，欲

以盡去，則矣。夫者，其厚而人者，亦何而山以風，風之
爲，秦亦善。平，千國人，秦集以愛女，而仍令食采於此，欲

天場池并各鹽引地考

朱逢甲

今天下鹽場一百二十有五。鹽池則大池一小池二。鹽井則大井一十有六。小井七千七百有三。所產之鹽各分引地。定制不容紊也。約而言之。天津之蘆鹽。江浙之淮鹽。浙鹽皆海鹽。設場而煎。海成之者也。卽場鹽也。山西陝甘則池鹽也。雲南四川則井鹽也。他如山東福建廣東則亦海鹽也。亦場鹽也。產鹽者蓋十有一省。馬場鹽白而散。池鹽粒而瑩。井鹽黑而堅。大如巨石。小如方輒。與場鹽池鹽絕不同。鹽之生長又不同。淮浙鹽熬波。閩粵鹽積鹵。淮南鹽煎。淮北鹽曬。山東鹽有煎有曬。甯夏池鹽刮地。解州池鹽風水所結。川滇井鹽汲井。鹽之性又不同。如貴州之興義府。食滇鹽則瘦。故改食川鹽。雲南之浪穹。民食白井鹽則脹。宜改食雲龍井鹽。蓋同一井鹽也。而性又不同矣。今考引地。先考之古。在唐時則許汝鄭鄧之西。食河東池鹽。汴渭唐鄧之東。皆食場鹽。宋時池鹽最盛。山東之濟兗曹濮河南之滑鄭陳潁汝許。河北之懷澶。安徽之潁毫。皆食池鹽。至明時。定引地。以場鹽言之。兩淮鹽場三十。其引地則應天甯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

二州。江西湖廣二省。河南汝甯南陽三府及陳州是也。兩浙鹽場三十有五。其引地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是也。長蘆鹽場二十有四。其引地則直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是也。山東鹽場十有五。其引地則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是也。福建鹽場七。其引地則福建本省是也。廣東鹽場十有四。其引地則廣惠韶潮肇慶南雄六府及江西贛州府是也。又廣東之海北鹽場十有五。其引地則高雷廉瓊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桂林柳梧潯慶遠南甯平樂太平思

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是也。此皆明場鹽之引地也。至于明之池鹽。河東鹽池。分東西二場。其引地則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河南歸懷汝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是也。甘肅靈州之大小鹽池。其引地則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是也。此明池鹽之引地也。至于明之井鹽。四川課司十有七。其引地則四川之成都敘夔順慶保甯五府。潼川嘉定廣安廣元雅五州縣是也。雲南之黑白安甯各課司一五井課司七。其引地則雲南本省是也。以上乃明之場鹽池。

鹽井鹽各引地也。請再考今之引地。國朝卽明制而損益之。考今場鹽引地。江南之兩淮場鹽引地最廣。跨有六省。西盡湖南湖北兩省。北至河南之歸德陳州光州。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甯沿江以西。及安徽之甯國和州各境。盡江西一省。此康熙初年所定之引地也。其湖南之衡州寶慶永順三府。明時曾爲粵鹽引地。順治十八年改爲淮鹽引地。江西之吉安一府亦曾爲粵鹽引地。後亦改爲淮鹽引地。至江西湖南湖北三省。雖皆爲淮鹽引地。而江西之廣信府爲浙鹽引地。江西之贛州湖南之郴州爲粵鹽

引地。又河南之陳州六屬。舞陽一縣。本爲淮鹽引地。康熙二十七年改爲蘆鹽引地。雖淮浙蘆粵均爲場鹽。而其引地又或析或改焉。至今浙江場鹽引地。浙江本省之外。則江南之蘇松常鎮四府。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是也。至今直隸長蘆場鹽引地。則直隸本省之外。河南之開封衛輝懷慶彰德陳州許州。及南陽府屬之舞陽縣是也。較明時之引地加廣矣。至今山東場鹽引地。則山東本省之濟兗東登萊青等府。及江南河南十五州縣是也。其河南州縣則歸德府屬。及衛輝府屬之考城縣皆其引

地。明時山東引地。有直隸開封徐州。今直隸開封爲蘆鹽引地。徐州爲淮鹽引地矣。引地較少矣。至今福建場鹽引地。則僅本省之七府一縣。蓋臺灣一府。越在海外。不列于引地也。至今廣東場鹽引地。則廣東廣西二省。江西之南贛二府。福建之汀州一府。湖南之嘉桂八州縣。都計一百六十處。又如黔之古州。亦食粵鹽。其引地較明加增矣。惟瓊州一府。越在海外。徧地產鹽。銷于本境。不設引地也。以上皆今之場鹽引地也。至考今之池鹽引地。今山西河東解州池鹽引地。則山西陝西河南三省。考山西引地。平陽蒲州澤州潞安四府。及解州絳州等四十四州縣。爲池鹽引地。至太原汾州甯武三府。及遼州沁州平定州代州忻州等四十四州縣。雖亦池鹽引地。而兼食土鹽。至奇嵐州保德州等十一州縣。雖亦池鹽引地。而專食土鹽。以距鹽池千餘里。故刮食土鹽也。至大同朔平二府。則距鹽池更遠。故食口鹽。口鹽者。曰外蒙古之鹽。又名蒙鹽。卽今蒙古阿拉善王之吉蘭泰池鹽是也。故大同朔平二府。雖爲山西之邊郡。非山西池鹽之引地也。至陝西引地。則西安延安是也。若鳳翔漢中二府。則改食甘肅之花馬池鹽矣。至

河南引地。則河南南陽汝陝府州屬及許州屬之襄城縣是也。此今山西池鹽之引地也。至今甘肅花馬池鹽引地。則本省平涼各府及陝西之鳳翔漢中二府是也。至今陝西之池鹽引地。其鹽池曰吉蘭泰池。在中衛邊外。古賀蘭山地。蒙古阿拉善王于嘉慶中獻其地。卽唐書溫池縣之鹽池也。其引地至陝西之皇甫川。山西之保德州而止。甘肅之食此池鹽者十居六七焉。此外陝西之定邊廳。尙有連池爛池二鹽池。甘肅之靖遠甯夏亦有鹽池。皆未定引地。至考今之井鹽引地。今雲南之井鹽其引地在本省黑

井引地。則雲南楚雄曲靖三府也。安豐井何陋井安甯州安井引地。則澂江臨安開化三府也。案版井抱母井引地。則元江普洱鎮沅三府也。白井引地。則大理永昌鶴慶三府及蒙化廳也。雲龍井引地。則順甯府兼永昌府也。麗江井五井彌沙井引地。則麗江府劍川州也。沙井引地。則景東廳也。惟東川昭通二府爲川鹽引地。廣西廣南二府爲粵鹽引地。至今四川之井鹽引地。本省之外。雲南之東川昭通二府。貴州之普安等處。皆其引地。貴州普安安南等處。本爲滇鹽引地。康熙中總督王繼文奏改爲川鹽引地。

也。以上皆今之場鹽池鹽井鹽引地也。夫使引地不分將富饒之地售鹽爭趨貧瘠之區運鹽不至何以流通惟核其丁戶衡其田糧酌其遠近定其引地斯鹽無滯行之患民無淡食之虞乃鹽法至今而又幾至無法者則以大亂雖平元氣未復戶口凋敝民力困窮定額日增鹽課日重成本日大又況紊其引地多其私鹽雖使劉晏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要惟先清其引地復緝其私鹽奏減其額課漸輕其成本庶爲救弊之良法乎。至于引地間有當酌改一二者如常鎮近淮何以食浙建昌近閩何以食淮上

蔡近河東何銷淮引巴東近西蜀何食淮鹽此類正多宜稍改易蓋近則本輕而價賤遠則費鉅而值昂一爲改移民無食貴之嗟商免道遠之累官無欠額之慮國無虧課之憂矣。此雖有定法尙宜變法也。

兼平亦徵引詳核蔚然鉅觀

其下可議其田計其賦其

富饒之出會鹽年賦貧瘠之

其下可議其田計其賦其

其下可議其田計其賦其

規復淮鹽引地議

陳炳

出鹽之地有十二路。而兩淮爲盛。兩淮鹽務。南北雖同一課運。而輕重懸殊。南鹽原額一百三十餘萬引。正雜捐帶共課五百餘萬兩。北鹽原額二十八萬餘引。正課三千餘兩。其行銷之地。南北犬牙相錯。南鹽課賦重於北鹽。九倍場鹽運腳經費亦數倍於北鹽。故口岸售價貴於北鹽。而小民趨賤避貴。越境侵佔。最爲便捷。此北鹽銷運愈暢。南鹽銷運愈絀之所由來也。然多銷十萬引。北鹽祇多十餘萬兩之課。多銷

求志書院課藝

輿地

六

十萬引。南鹽卽多五十萬兩之課。此則必急求南銷暢旺方於

國課有裨也。審矣。案兩湖口岸。雖有川粵潞三省鄰近。浸灌而向來銷數。每年總有九成。自督臣陶澍起。北票以來。則年減一年。北票越佔愈多。南綱銷數愈絀。徒致庫少雜款。商賄正項。已運之鹽。堆積兩歲。未辦之引。請運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輕。此鄰私之病在皮毛。北鹽之病在心腹也。然而規復實難。若不及早變通。必致南鹽一敗塗地。專司北鹽者。可以置身事外。

統轄兩淮者。未免措置爲難。況北鹽專以驗費爲巧。法而當銀源艱滯之時。徒因驗費之故。不論遠近。俱因此而屯聚千萬銀兩。以致銀路不通。其實不過收票稅數十萬兩。遂使國計民生處處窒礙。錢價日減。盜賊繁興。此病之尤甚者也。議者謂南綱折減以來。亦復銷運兩滯。仍有懸引七萬餘引。雖予以緩納提售。設法已盡。而口岸半爲北鹽蔓佔。徒多塵積。且緩納有關庫貯提售有礙。輪銷仍於南綱課運不利。無已規復之道。擬一南北

通籌輕重兼顧之法。莫若於七萬餘懸引外。再於派運數內。按成酌提七萬餘引。共成十五萬引。以北票四十六萬引。核成搭配。凡辦北票三千餘引者。配辦南鹽一千引。如辦此項提配數內。南鹽一千引者。配辦北票三千餘引。南則無須緩納提售於庫貯轉輸得益。北則免其驗費。出利於北票。成本有裨。北課全而南課亦全。南課清而北課亦清。庫款漸裕。而南鹽銷數亦可保守矣。姑論列之。以俟當局者採擇焉。

淮鹽議就南鹽北鹽立論。雖非抑川扶淮之本意。

鼈臘墨賦 以東坡譜墨其文如此爲韻

王保衡

有墨焉厥製甚古。有文在中。一行題署。兩字渾融。莫問何年。幾辨訛於辛羊亥豕。欲知某月。已閱時於春燕秋鴻。訝同傳寫。蘭亭猶載永和之紀。道是磨礪楮國。恰逢斗柄之東。原夫蘇文忠之蓄墨也。匣新乍拭。視古常磨。裕陵製在潘谷丸。多慣曾煤麝薰。香文房寶玩也。學吉羊鐫字。漢瓦摩挲。莫非肯刻龍盤。書姓名於張遇。應作家傳螺子。繪竹石於小坡。其字猶傳。

文志書院課藝

詞章

三

其文可讀書其時於歛爾。紀其名於家。鹿義仍取子。非關九子之名。候正生陽。爲紀一陽之復。豈是守藏。五夜生憎。黃夜之銜。只因文史三冬也。作御冬之蓄。則有取義於鼈也。歲紀能詳地。支堪憶。試參會意之文。不假象形之刻。儻逢墨客雅宜。鼠穎之揮。欲辨墨痕。應作豹文之識。漫與烏丸一例。是肇錫於辰。蠹儻將龍臍。齊呼合稱。名爲子墨。更有取義於臘也。梅含藥破。灰動葭吹。香和柏葉。濃蘸松脂。墨汁淋漓。想五色書雲之會。墨花璀璨。正一堂詠雪之時。若將圖繪。

鼈臘墨賦

以東坡蓄墨其文如此爲韻

考李敬齋之筆記識文公檜爲墨工筆異名之特錫

匪俗製之攸同。詎藉龍賓之寵。還勦虎僕之功。候值迎貓。待見三陽之泰。歲徵肖鼠。豈如五技之窮。於是墨誌爲鼈。箋紙或書乎河北。墨成送臘。斗柄自指于天東。則有蘇子瞻者。墨緣結契。墨寶摩挲。助臨池之逸興。書玩月之清歌。五千卷之雄文。俱堪快讀。三十年之妙墨。不厭消磨。旣勤求之靡懈。自所蓄之恆多。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七四

每教研古製所傳。吟花官舍。豈僅受上方之賜。視草鑿坡。是以肆厥搜羅。富其藏蓄。辨龍劑之珍奇。訝麝煤之芬馥。莫不玩厥品題。徵其名目。謂公檜之字。義似無稽。連鼈臘爲文。詞幾難讀。乃有元氏儒臣。鑿城家食。著書則穿穴古今。立論或自舒鑿。識補坡公之所未知。實敬齋之所獨測。以爲剛卯佩漢印之奇典。牛更晉臣之職。豈非牛可隱。夫馬名亦猶辰足昭乎龍德。故子言萌孽。伏於陰而鼈類相。同丑見紐牙。賽乎神而臘期不忒。斯正當比例以推。參觀而得於此。

見。誕。之。所。屬。爲。造。律。法。之。元。臘。始。告。成。得。引。鞠。通。之。
墨。然。而。敬。齋。之。未。及。亦。學。者。所。當。知。蓋。穴。蟲。之。類。不。
一。鼠。子。之。號。紛。岐。無。論。或。爲。伯。勞。所。化。以。造。不。律。咸。
宜。卽。誕。鼠。登。之。爾。雅。鼯。鼠。見。于。風。詩。亦。何。關。於。墨。譜。
誰。見。重。於。墨。池。而。茲。乃。有。取。於。鼯。鼠。特。以。紀。諸。隄。麋。
是。當。引。伸。敬。齋。之。論。證。以。郭。璞。之。詞。恪。守。賢。哲。之。傳。
步。亦。趨。亦。泛。覽。詩。書。所。述。誦。其。讀。其。原。夫。墨。本。生。於。
炎。火。積。自。煙。氛。初。同。翠。黛。久。似。元。雲。罕。觀。庭。珪。之。法。
共。傳。易。水。之。勳。一。笏。如。金。共。愛。晉。唐。之。寶。百。年。似。石。

猶。留。蘭。麝。之。芬。擬。之。於。鼯。似。歌。詩。之。不。類。繼。之。以。臘。
等。銘。勒。之。成。文。豈。不。以。鼯。食。炊。煙。之。上。墨。藉。竈。火。之。
餘。鼯。飛。而。乳。子。墨。蘸。而。鈔。書。呼。似。人。聲。鼯。類。非。同。於。
鼯。研。憑。我。力。墨。光。勝。吐。於。魚。況。復。歲。在。困。敦。星。紀。回。
於。牛。女。典。當。蜡。祭。臘。鼓。動。於。鄉。閭。是。知。墨。之。爲。誕。古。
今。誕。言。詮。未。析。墨。之。題。臘。李。仁。卿。識。解。笑。如。客。有。致。
慨。磨。人。未。離。處。士。儲。墨。汁。於。金。壺。染。墨。痕。於。素。紙。雖。
當。歲。暮。思。爲。有。用。之。詞。章。徒。笑。人。勞。尙。速。訂。論。於。亥。
豕。倘。得。淋漓。大。筆。揮。餘。墨。瀋。於。蘭。臺。曲。折。幽。溪。退。築。

鼈臘墨賦

以東坡蓄墨其文如此爲韻

鄭興森

龍賓望重。螺子名通。三升未澆。十挺差同。搗麝煤而
擅美。摘鳳藻而彌工。果然功比凌煙。佐文房于千年
上下。奚啻侯封。禦墨寄宦轍于兩浙。西東。原夫蘇長
公者。幽懷自許。逸興偏多。才原似海口。若懸河。居翰
林而瀟灑。爲仙吏以婆娑。鹿苑尋幽。碑還欲搨。雞壇
麈戰。盾不須磨。記從筆染霜毫。校書鳳閣。想見硯呈
星眼。對策鸞坡。有鼈臘墨焉。以家風雅擅文心。卽歲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七

月特傳名目。蘸向硯池。清淺比鼈鼠。兮飲河。倚從筆
架橫斜。類鼈鼠兮緣木。竹素鋪來一紙。應加竹鼈之
名。松滋灑出千行。儼聚松鼈之族。倘顧名而思義。將
誇五技之全。俾藏器以待時。聊備三冬之蓄。然而臘
者冬之餘也。楓葉霜凋。梅花寒勒。粥因臘煮。方八日
之初逢。鼓以臘鳴。尙三通而未息。緬刺繡兮綫添。計
催詩兮燭刻。鬪此日尖叉之韻。筆繞寒煙。翻前番笠
展之圖。硯融凍墨。且墨先有名兔枝者。元相所吟咏
也。有名麝香者。張遇所珍奇也。有出于朝鮮者。以國

題古六逸圖序

尹熙棟

今夫商山四皓乘赤鯉以嬉遊。淮海八公喚黃鸝而傳語。世外綠毛之女。白晝飛昇。壺中黃髮之翁。青霄遊戲。此神仙詭誕之奇蹤。非吾輩藏脩之常道也。然而懶祭彌工。湧波潮於筆海。狐穴揆僻。耀錦繡於詞鋒。摘銳藻之續紛。黃捧旭日。飛清機之綺麗。丹貢文墀。名冠螭頭。其欽慧相。夢徵鼇背。咸仰文星。勢必屈己以徇物。貶道而就時。志士非之。達人恥焉。自來龍性未馴。忠臣因之獲戾。鴻飛難弋。高蹈所以全生。崗巒險奧。以多奇。一聲長嘯。音韻沈雄。而入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九

妙。亘古豪情。翠沈煙暝之秋。渺古懷其何託。紅黯霞涼之際。涉荒徑而偏奇。玉井秋香發。奇思於蛟窟。洞庭春色奪。異彩於蜃樓。百年長夢。鍊造化於金丹。萬事浮雲。冷陰陽於橘井。發謨觴之秘笈。東觀春深。探宛委之寶書。北窗夏永。白雲送曉。騎來鼇背。鯤身紅葉。吟秋呼出。蟹奴魚婢。此中得樂於世。何求嗟乎。平子土愁。寒助風沙之貌。文園善病。貧銷湖海之豪。求人氣低。干祿計左。況乎萬里功名。隆於智府。千秋事業。獨有名山。長離善舞。焦明按拍。而歌應龍好。飛鳴吻憑虛。而望靈心。默會景氣。潛通則莫如手探。

杜子美集

陳曾彪

飯。顛。山。頭。笠。影。欹。賦。成。大。禮。鑄。雄。辭。麻。鞋。客。路。無。家。別。茆。
屋。秋。風。故。國。思。弟。妹。傷。心。皆。異。地。乾。坤。多。難。獨。憂。時。新。蒲。
細。柳。年。年。綠。日。暮。江。頭。自。詠。詩。

杜樊川集

罪。言。著。罷。鬢。絲。凋。一。榻。茶。煙。慰。寂。寥。幕。府。埋。名。才。子。老。紅。
橋。弔。古。玉。人。遙。多。情。花。月。家。何。在。落。魄。江。湖。酒。獨。澆。猶。有。
當。年。春。恨。在。陰。陰。綠。葉。總。魂。銷。

李義山集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頁

文。章。憂。患。性。情。真。一。卷。金。荃。句。總。新。寄。託。風。騷。原。有。恨。恩。
讎。半。李。究。何。因。碧。城。縹。緲。雲。如。夢。錦。瑟。淒。涼。月。似。塵。香。草。
美。人。吟。未。了。玉。溪。才。調。本。無。倫。

畢自晉題寶繪圖一

掛樊川集

聯。聯。平。平。綠。日。暮。江。頭。自。詠。詩。

風。秋。風。故。國。思。弟。妹。傷。心。皆。異。地。乾。坤。多。難。獨。憂。時。新。蒲。

細。柳。年。年。綠。日。暮。江。頭。自。詠。詩。

掛李義山集

陳曾彪

王右丞集

王保衡

閒從別墅檢詩筒。詩境天成語語工。新曲鬱輪邀特賞。舊
題凝碧鑒孤忠。五言半入伶人譜。一卷都含畫意中。贏得
道心終悟徹。輞川煙景寄幽衷。

元次山集

聾牙與世復何緣。出處都看忠愛全。目擊時艱三議上。腰
懸將印十年權。春陵敢領催科牒。灑水還尋歸老船。遭亂
憂時添著作。頻將搔首籲蒼天。

溫飛卿集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頁

盛名嘖嘖大中間。應制緣何一第慳。又手聯吟曾幕府。狎
游遠謫感方山。才高不礙鍾馗貌。忌觸空翻菩薩蠻。何必
南華篇悔讀。鼓琴吹簫亦身閒。

元次山集

戴心絲帶掛曉風。獸景寄幽衷。

獸景寄幽衷。獸景寄幽衷。

獸景寄幽衷。獸景寄幽衷。

王右丞集

王保衡

孟東野集

尹熙棟

墨花噴落一天秋。寒意峻嶒上筆頭。才子最難窺古奧。文人筆竟託清幽。霞明似錦風初動。雲疊如山雨未稠。莫道空螯留儉態。月輪斜挂趣悠悠。

韓昌黎集

見道原堪百世師。空前絕後又文辭。儘教聖域能優入。豈獨詞壇仗起衰。山斗聲名尊嶽嶽。孔周情思扣絲絲。請看陌上春多少。不是東風總不知。

有氣格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三

韓昌黎集

空澗留劍影。只劍掛封嶽。嶽嶽

入筆。哀鴻南。幽冀。則。則。風。何。何。雲。疊。山。雨。未。稠。莫。道。

墨。花。噴。落。一。天。秋。寒。意。峻。嶒。上。筆。頭。才。子。最。難。窺。古。奧。文。

孟東野集

尹熙棟

李長吉集

顧麟

長爪清姿慧業純。超心煉冶絕緇磷。雲韶奏曲銅琶壯。月
圃題毫玉管新。碧荻霜霏仙度夜。紅梨雨暗鬼唳春。錦囊
獵豔無遺句。猶記當年唾地頻。

韓致光集

夢雨情雲入畫神。冬郎綺製擅清新。錦袿淚粉勻彈玉。羅
襪香鉤淺印塵。楊柳旗亭三月暮。櫻桃朵殿九霞春。爭誇
晚節堅如鐵。濮鄧風沙老逐臣。

好語如珠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富

平氣吉樂

李義山集

楊象濟

只恨無人作鄭箋。莫教錦瑟記華年。世云彭澤閒情賦。我道思王咏洛篇。宗國衰微多感喟。天孫哀怨費言詮。韓碑一首尤奇特。脫手真應萬本傳。

佳句可誦

文宗言院課藝

詞章

重



掛口可誦

一首大資神韻年負願舊本輯

道思王。咏洛篇。宗國衰微多感喟。天孫哀怨費言詮。韓碑一首尤奇特。脫手真應萬本傳。

李義山集

楊象濟

詠南天燭

顧麟

青女降瑤宮。爛然錦雲墜。一簇庭之隅。枝葉競葱翠。
 梅雨開碎花。細莖間紫穗。鐵幹凌霜飈。纖粟攢纍纍。
 疑入鮫人室。盈懷彈紅淚。載稽西真書。種種著神異。
 或名東天笠。普蔭閻浮地。女媧鍊石時。補天資美利。
 鑄鼎帝軒轅。海神奉為贄。植之蓬壺圃。葳蕤紛旖旎。
 駢羅既星光。密束亦霞綴。軒廡耀鮮明。賦陳程散騎。
 再譜南為闌。同音殊其義。或云卽楊桐。羽流所耽食。
 墨飯煮青精。陽氣神鼓鞀。凌寒抱冬心。祝融迴炎轡。

求志書院課藝

詞章

頁

總不離靈草。芝蕪貴奚啻。噲味酸且甘。瓊漿流餘漬。
 采采年復年。松喬共遊戲。史云卽樹麻。麻流迴湖會。

雅贍

大德東... 神風... 規刺... 精...

織鼎帝神... 或輻... 為贄... 史云... 卽樹... 麻流... 迴湖... 會

迺合東天笠... 普蔭... 閻浮... 地女媧... 鍊石... 時補... 天資... 美利

或名東天笠... 普蔭... 閻浮... 地女媧... 鍊石... 時補... 天資... 美利

鑄鼎帝軒轅... 海神... 奉為... 贄植... 之蓬... 壺圃... 葳蕤... 紛旖... 旎駢... 羅既... 星光... 密束... 亦霞... 綴軒... 廡耀... 鮮明... 賦陳... 程散... 騎再... 譜南... 為闌... 同音... 殊其... 義或... 云卽... 楊桐... 羽流... 所耽... 食墨... 飯煮... 青精... 陽氣... 神鼓... 鞀凌... 寒抱... 冬心... 祝融... 迴炎... 轡

青女降瑤宮。爛然錦雲墜。一簇庭之隅。枝葉競葱翠。

南天燭

顧麟

玲瓏玉 水著

陳曾彪

簷溜纔停向深夜。錯認瑤簪。晶盤乍薦。翠鬟敲斷。無心道。
是文犀下處。正圍爐烘罷。鉛淚先淋。恹恹訝。新寒紅袖暗。
侵。漫數唐宮韻事。愛玲瓏盈握。簾外誰尋。借到霜娥。勸。
開尊指冷。難禁。朝來怕聞晴雀。定幾度梅梢啄。後玉碎牆。
陰。莫輕舉。炷銀燈。留伴淺斟。

詞叶

文志書院課藝

詞章

三

詞

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

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

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

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

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詞莫彈琴致。幾留料。幾留料。

玲瓏玉 水著

刺曾彪

